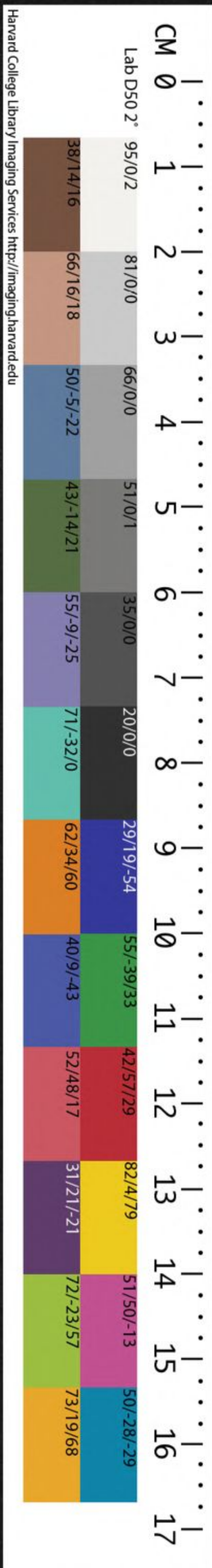


収

3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6

T 648.5942⁶



九

通

本

今

十

六

八

言

道

八

十

六

八

十

言

道

八

十

六

八

十

言

道

八

十

六

八

十

言

道

八

十

六

八

十

言

道

八

十

六

八

十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葆總督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八十八

宗廟時享

周禮天官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

注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疏禮器云

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豚解以腥之以此訖乃納于亨人爛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

蕙田案納亨有二一是朝踐薦血薦腥後豚

解而亨之以為爛也一是饋食將體解之納

亨以實鼎俎也注專以向祭之晨殺以授亨

人言之未備

亨人掌共鼎鑊給水火之齊

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齊于鼎齊多少之量疏云鑊所以煮肉

及魚腊之器者案少牢饗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孰各升一鼎故鄭云既孰乃齊于鼎云齊多少之量者此釋經給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水火之齊謂實水于鑊乃
爨之以火皆有多少之齊

夏官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注正謂庀載之
鼎入陳即有一人鼎中庀出牲體一

人在鼎西北而載之于俎既言
正六牲之體明是此二事也

禮記禮運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

豆鉶羹

注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
節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歸爛肉更合

亨之會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于鑊中亨煮之
故云合亨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
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為祭末享燕之
眾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

方氏慈曰合亨則合眾物而亨之犬豕牛羊骨有貴賤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
梁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鼎故

實

詩小雅楚茨執爨踏踏為俎孔碩

傳爨爨爨廩爨也踏踏言爨竈
有容也疏以祭祀之禮爨爨

以煮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概甌七俎於饗爨
饗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甌七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饗爨之北故知有二焉
踏踏爨竈有容者謂
執爨之有容儀也

何氏楷曰薦孰之禮以尸人也必薦孰而後尸可享

也則執爨以下事也朝踐以前皆交於神明之道其

意在於求神薦孰以後始兼用人道其事在於享尸

信南山紀朝踐以前事楚茨紀薦孰以後事二詩相

為首尾祭以饋孰為正故此章專就薦孰時言之爨

賈公彥云今之竈也周人制禮之時謂之爨至孔子

時則謂之竈案少牢禮有雍爨有廩爨雍爨以煮肉

雍人掌之廩爨以炊米廩人掌之特牲禮有牲爨有

魚腊爨即雍爨也然無廩爨而有饍爨主婦視之舊

說炊黍稷曰饍饍廩所爨同物而廩比饍為大則行

禮之人異耳此詩所執者乃雍爨也踏踏爾雅云敏

也案特牲記俎之類不一有所俎有折俎有尸俎有

昨俎有主婦俎有祝俎有佐食俎有賓俎所俎載牢

心舌于上設於尸饌之北尸每食牲體反著於所俎

是主人敬尸之俎郊特牲所謂所之為言敬也折俎謂節解者旅酬時所設也尸俎事尸之俎牲體有九曰肩曰臂曰臠曰肫曰胙曰正脊二骨曰橫脊二骨曰長脅二骨曰短脅凡九體皆尚右周道也所以尊尸也體貴奇者何陽數也骨者何以致敬也又有膚三焉以致愛也愛敬交致孝之至也又有離肺一割肺三焉所以貴肺者何氣主也又魚十有五魚陰物也取諸月十有五而盈之義也腊如牲骨則猶是貴奇之意也昨俎者主人之俎自昨俎而下亦總名為執事之俎而其物薄矣據此詩以孔碩言俎蓋鼎指尸俎

右饋食合亨

周禮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

注饋食薦孰也

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疏此謂朝踐薦腥後堂上更體犬豕牛羊亨孰之時后薦謂之饋食之籩也云饋食薦孰也者謂於堂上饋孰之時后薦之云今吉禮存者吉禮謂祭祀以其天子諸侯祭祀之禮亡故云存者云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者以天子大夫太牢祭今用特牲少牢故知諸侯大夫士祭禮也云不裸不薦血腥者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裸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也

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折蠃醢蜃蚘醢豚拍

魚醢疏言饋食之豆者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

蕙田案周禮外宗禮記祭統明堂位載王后夫人薦豆籩詳見朝踐條下

右薦饋食豆籩

禮記禮器羹定詔於堂疏羹肉滯也定孰肉也謂煮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于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

方氏慤曰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于堂以堂比室為明故也

右詔羹定

周禮春官小宗伯逆盥注受饌人之盛以入疏案少牢饌費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饌費亦在廟門外今逆盥迎

入向廟堂中實之於簋簠也

小祝迎齋盛疏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于廟門外迎饗人之齋盛于廟堂也實之薦于神座前

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絜

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注三時春夏秋

右逆齋盛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

以致鬼神示注大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疏云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

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在樂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此經六樂即上六舞故知編作六代之樂言編作樂而一時俱為待一代訖乃更為故云編作也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大祭祀率國子而舞注常用舞者率以徃

禮記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

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疏禘祭在秋大嘗禘在夏用天子禮則升歌清

廟及舞大武大夏之樂所以為大嘗禘也

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

素積裼而舞大夏

蕙田案注疏詳見制度樂舞條

祭統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

其羣臣以樂皇尸

陳氏禮書周之興也功莫大于武功樂莫重于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

蕙田案大合樂則聲容相應詠蹈相宣注編

作六代之樂夫編作非奏其全樂也備其器

服用其威儀節奏而已君執干戚就舞位是

舞初入時冕而總干以為之倡亦非君始終

自舞也是時君方入室獻尸矣

儀禮特牲饋食禮祝延尸尸升入尸即席坐主人拜安

尸注延進在後詔俯曰延禮器所謂詔俯武者也安安也

禮記郊特牲舉斝角詔安尸注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

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疏斝角爵名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銅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詔告也尸始即席舉奠斝角之時未敢自安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安尸也

蔡氏德晉曰設饌于堂尸將入室飲食故徙堂上之

饋于室祝酌奠於饌南尸入而舉之也

曾子問接祭不迎尸孔疏接祭者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然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在殺牲前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祖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于時迎尸于戶外親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爛之俎于尸前是一也

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于奧行饋孰之禮是二也注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在此時

蕙田案饋食時延尸入室亦曰迎尸迎尸有

二一是始祭時太祝逆尸相尸禮小祝逆尸

沃尸盥是也一是薦孰時迎尸入室曾子問

接祭條鄭云接祭不迎尸孔云退而合亨更

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不迎尸者直於

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案此

是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則不迎尸入室若常

禮則有兩迎尸胡邦衡以為即始祭時之迎

尸非也郊特牲舉斝角詔安尸鄭孔並云在

薦孰時尸入室後今案儀禮特牲少牢並有
妥尸之文與尸入相連鄭孔之說是也

辨應撫謙朝踐在室饋食在堂

應撫謙禮樂彙編問先儒謂朝踐于堂饋食于室今反之何也曰此非無據而敢然也據禮運元酒在室醴醖在尸案醖在堂澄酒在下是以酒之貴者在室而賤者在堂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先儒周禮注以為朝踐之獻尊實醴醖饋食之象尊實盎沈朝踐之醴齊在戶醍齊在堂而其禮行之于堂饋食之盎齊在戶沈齊在堂下而其禮反行之于室先儒謂設而不酌者今以禮器祭統微之盎齊並非饋食所薦是知醴醖在戶內為朝踐之所薦而案醖在堂為饋食之所薦無疑也朝踐血腥爛祭禮之精微者也今反在堂饋食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今反在室不惟與所設之酒不合于理亦已悖矣先儒徒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皆行之于室而不知大夫士惟無朝踐之禮故饋食在室天子諸侯以朝踐為尊故饋食行之于堂也郊特牲曰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迎牲奠幣之時祝詔尸出堂殺牲而升首是尸已反于室而行朝踐也禮器曰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繼之曰設祭于堂為禘于外是知羹定詔于堂而即設正祭焉此即饋食之禮也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膾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臠以俛無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是升首固朝事也郊特牲既曰升首于室矣又曰取腍膾燔燎升首報陽也朝踐禮在室無疑今不信經而信諸儒之說固不可也

蕙田案朝踐在堂饋食在室先儒並無岐說

應氏乃反易之以為朝踐在室饋食在堂然
就其說案之仍有難通者郊特牲曰詔祝于
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注疏以為
朝踐時應氏亦以為朝踐時則明知朝踐在
室之不符矣而乃云迎牲奠幣尸在堂升首
時尸入室是朝踐一節而忽堂忽室則朝踐
在室一語仍不能周全而無缺矣曾子問既
饋而祭一條云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齊衰
之祭一條云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可見饋
食正祭尸入而飯而侑而醕而酢節次相連
若以飯侑醕酢俱行於堂則所謂尸入者果
從何入耶則饋食在堂之說亦難通矣至所
引禮運元酒在室云云亦安設之禮宜爾朝

踐血腥爛祭以神道事之于堂饋食黍稷劔
羹以人道事之于室先神後人先堂後室莫
非禮之精微者而何以為悖于理耶應氏違
反舊義正程子所訶解經而欲新奇未可信
也

右延尸入室

周禮春官司尊彝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

注變再獻為饋
獻者亦尊相因

饋獻謂薦孰時 疏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
獻在朝踐後亦當在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酌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孰時也
此即禮運云熟其殺鄭
注云體解而爛之是也

蕙田案薦孰在饋食時非爛也薦爛乃朝踐
事注以熟其殺為薦熟恐非

禮記明堂位尊用象

疏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尊象周禮春夏之祭堂
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盞齊君及夫人

所酌以
獻尸也

郊特牲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注明水司烜所取于月之水也齊五齊
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元酒也 疏

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
云祭齊加明水也水屬北方皆陰類故云報陰

明水泂齊貴新也凡泂新之也其謂之明水者由主人
之絜著此水也

注泂猶清也五齊濁泂之使清謂之泂齊及取明水皆貴新
也周禮慌氏以泂水漚絲泂齊或作泂齊新之者敬也著猶

成也言主人齊絜
此水乃成可得也

周氏謂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及盞齊泂酌以五齊清濁
次之則泛齊醴齊同用縮酌而湜齊泂齊與盞齊同用泂酌此言明水泂齊蓋
自盞而下三齊也泂者以水和之解之也
和解之則新矣貴新故不嫌于味之薄也

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
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蕙田案郊特牲祭齊加水疏以正祭釋之且
與祭黍稷文相屬其為饋食正祭之酒無疑
左傳奉酒醴以告亦在奉盛以告之後其次
序與郊特牲相合

右饋食王獻

周禮天官太宰享先王贊玉爵

內宰后獻則贊

春官外宗贊王后獻

蕙田案以上三條注見前朝踐條

右饋食后獻

禮記禮運孔疏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尸入室故
 禮器云設饌于堂乃後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
 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
 奠詔主人拜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
 之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
 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
 薦饋獻之豆邊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盞齊以獻尸為

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

通典至薦孰之時謂之饋食先薦孰於堂

視陳此設饌之禮非謂即食

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机於傍故云變

机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於室內西方東

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

尸主坐前時祝又以斝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

斝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斝將祭之時祝則詔王

拜妥尸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尸遂啐之

奠之尸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尊盞齊以獻尸五

獻也時后薦饋食之豆邊又以玉爵酌象尊醴齊以

獻尸此六獻也

楊氏復曰儀禮特牲饋食士禮也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士之祭不裸不薦血腥唯室中設尸主東面

行饋食禮天子諸侯饋食以前堂上設南面位行裸鬯薦腥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饋食禮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之時大合樂自此以後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等主人拜以妥尸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

周禮春官外宗王后以樂羞盞則贊

疏羞進也盞黍稷也石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則

贊后者亦佐后進之豆籩與盞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

天官九嬪凡祭祀贊玉盞

注玉盞王敦受黍稷器疏言凡祭祀者惟宗廟禘祫與四時月祭等贊玉盞者祭祀之

時男子進俎婦人進豆籩盞盞贊助后也

詩小雅信南山是烝是享苾苾芬芬

何氏楷曰烝冬祭名牲既殺矣臭既升矣于是行烝祭中享獻之禮謂薦孰也薦孰之禮周禮謂之饋獻亦謂之饋食此時始薦黍稷故以苾苾芬芬言苾芬解見楚茨篇饋食之薦不止於黍稷而獨言苾苾芬者祭以黍稷為主也

楚茨苾芬孝祀

何氏楷曰苾說文云馨香也芬說文云草初生其香分布荀子注云花草氣香也愚案此當指黍稷言書曰黍稷非馨明德維馨明黍稷有馨頌所謂有飶其香有椒其馨者也祭以酒食為主而此詩又為農事既成而作故云然

右羞盞

周禮春官小祝大祭祀贊隋

注隋尸之祭疏贊隋者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孺于醢

以祭于豆間小祝其時贊尸授之

禮記明堂位周祭肺

注氣主盛也

陳氏禮書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尸先脾中雷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濟肺而鄉飲酒鄉射燕禮之類

皆有離肺而無祭肺昏禮有離肺又有祭肺鬼神陰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耳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為主而已

郊特牲祭黍稷加肺報陰也注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疏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兼肺而祭

故云加肺也

陸氏佃曰祭黍稷加肺少牢所謂上佐食取黍稷下佐食取肺尸受同祭於豆是也

周禮春官守祧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疏案特牲少牢及曾子

問皆有隋祭之事特牲禮祝命綏祭尸取菹摶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則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悞

王氏昭禹曰其隋則埋以藏之

王氏安石曰隋肉謂之隋隋蓋尸祭之餘

易氏稜曰藏其隋則埋于西階之東

禮記曾子問攝主不綏祭注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疏主

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凡將受福先為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綏是減毀之名故從周禮墮為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

陳氏禮書儀禮士虞祝命佐食隋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特牲祝命尸授祭之尸取菹摶於醢祭於豆間佐食授主人授祭主婦則佐食授祭主婦撫之少牢尸受肺與黍同祭于豆間主人佑受佐食綏祭坐祭之主婦亦受佐食綏祭祭之鄭康成謂下祭曰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士虞作隋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授其實一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鐘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主人受酢而綏祭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于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

故也攝主不綏士虞無尸不綏以攝與無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攷要之皆先祭肺而已

右隋祭

周禮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

蕙田案康成與司農解不同經文當兼豚解體解兩事今並存之

夏官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注體其犬豕牛羊鄭云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更破使

多熟而薦之

小子掌祭祀羞羊豢肉豆注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正祭即體解為二體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燔至醑尸乃

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

大司馬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注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

馬主進魚牲疏此大祭祀據宗廟而言授尸祭祭者魚之大鬻即少牢下篇云以俎五魚侑主人皆一魚加膾祭于其上膾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

祭故云祭謂尸賓所祭

天官亨人共大羹鉶羹注大羹肉清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疏大羹肉清咸于登謂太古之羹

不調以鹽菜及五味也鑊中煮肉汁一名清故鄭云大羹肉清云鉶羹者皆是陪鼎臠腫臠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咸之于鉶器即謂之鉶羹若咸之庶羞即公食大夫十六豆腳腫臠等也

詩小雅楚茨或肆或將鄭箋云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孔疏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

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于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

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豢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

臣助祭各有所掌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也

蕙田案鄭箋與毛傳異因其在絜爾牛羊之下執爨之前故從傳編入朝踐節條下然據

其所引周禮則饋食時當有薦孰一事不可缺也

又案儀禮少牢尸受祭之後未食之前有主人羞所俎上佐食羞兩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一節事詩楚茨疏引周禮各條謂是羣臣助祭奉持進之正是天子諸侯饋食時進孰授祭之禮也

右進孰授祭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擗以享右祭祀

注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

云侑勸尸食而拜者案特牲尸食祝侑主人拜少牢主人不言拜侑故知侑尸時有拜

儀禮少牢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鄭注侑勸也實猶飽也賈疏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天子諸侯當亦有之故大祝九拜之下云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

尸食而拜若然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也

有司徹尸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鄭注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疏上篇士禮九飯少牢上下大夫同十一飯士大夫既不分命數為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可知

禮記曾子問尸入三飯賈疏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

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

注右讀亦當為侑疏亦上九拜之下享右之字皆為侑

鄭氏鏐曰侑食之時亦令擊鐘鼓故曰亦如之右當為侑謂勸侑尸食

詩小雅楚茨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傳侑勸也受享獻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

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疏受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安也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

禮記禮器詔侑武方

注武當為無聲之悞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于孝凡預助祭皆

疏詔告也侑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于孝凡預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案特牲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謂但是祝官皆得為之不常用一祝也

蔡氏德晉禮傳天子尸十五飯十一飯告飽而侑諸

侯十三飯九飯告飽而侑大夫十一飯七飯告飽而

侑士九飯三飯告飽而侑

陳氏禮書特牲禮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

鄭云不復飯成也少牢禮尸三飯又食馘又食舉腊肩又食舉牢

骼又食告飽又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舉牢肩尸不

飯主人拜侑尸禮有以多為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

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為貴故禮器天子一

食諸侯再大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

一飯則飯以九與十一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

貴多加飯嫌於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鄭氏

曰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而賈

公彥謂十三飯諸侯禮十五飯天子禮理或然也飯

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

其勤有樂以樂其心特牲尸告飽祝侑主人拜少牢

尸告飽主人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少牢祝侑曰皇

尸未實侑此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逆尸令鐘鼓侑亦

如之此樂以樂其心也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少牢

七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一飯再
侑飯多而侑寡者蓋禮殺者儀威故告飽速而侑多
禮隆者儀紓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
賈公彥謂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理或然
也然以論語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固多矣
而特牲少牢尸飯止於三侑再侑大司樂王大食三
侑者蓋有每飯之侑有終食之侑每飯之侑一工而
已終食之侑侑禮之大者也故荀卿言三嗅之不食
大戴史記亦言三侑之不食此皆指其大者論之也
古者之於賓客如祭祀禮而裸獻之數未嘗不同則
天子而下其飯數宜與尸食無異矣大司樂王大食
三侑皆令奏鐘鼓則凡非大食無鐘鼓歟

右尸食侑又食畢王五獻后

六獻

周禮春官司尊彝其朝獻用兩著尊

注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

因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又爵人職曰受舉尊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疏朝獻是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引爵人職欲証王酌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

通考馬氏曰朝獻即食後酌尸之禮謂之朝獻者蓋以酌尸因朝踐之尊而得名與

禮記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

注爵君所進于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疏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

夏后氏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為之飾故曰仍雕

陳氏禮書夫卒食必有酌曾子問言侑酌是侑食然後有酌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是饋食然後有酌也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酌尸則大夫士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酌尸於饋食之後而已

右朝獻王酌尸

周禮夏官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注從獻者肉從酒也元

謂燔從于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疏祭禮獻以燔從案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後鄭據此以為從獻以燔案儀禮脯十

臠各長尺二寸是多是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

王氏詳說曰正獻之脯見于籩人所謂加籩之實

凌芟栗脯正獻之燔見于生民所謂載燔載烈

王氏昭禹曰從獻者以所獻牲牢為正而以脯燔為從也物之所共則有數器之所容則有量

肥碩之大者疏傳以炙為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炙用肝

朱子集傳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

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

何氏楷曰燔是近火燒之如今之燒肉火焰所及也

炕舉也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也呂祖謙云

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

一事悞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

蕙田案或燔或炙毛鄭異義毛以為燔取胙

骨鄭以為從獻之俎據取胙骨在殺牲時則

當言之或肆或將之下而不應言之執爨踏

踏之下此執爨踏踏已是薦熟時非朝踐時

矣故朱子從鄭而不從毛也

禮記禮運薦其燔炙疏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

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則此君薦用炙夫人薦用燔

是也陳氏禮書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鳧鷖

先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孰其殽

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

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

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爛孰之後非祭之

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

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特祭義言建設朝
事燔燎羶薌繼之以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而鄭
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制其肝洗鬱鬯而燔之以
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之禮又
與從獻者異矣

蕙田案肺肝血氣之盛也故制祭用之從獻
又用之制祭之肝生用尚血也從獻之肝已
炙進熟也制祭之祭肺貴氣主生用也祭黍
稷加肺熟用也一在朝踐時一在饋食時截
然不同先儒多混

又案特牲禮主人洗角升酌醕尸

注醕猶衍也是
獻尸也云醕者

尸既卒食又欲
隨衍養樂之

尸拜受賓長以肝從尸卒爵主人

拜少牢禮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酌尸

尸拜受賓長羞牢肝用俎卒爵主人拜是酌
尸以肝從為一時事此七獻也

右從獻

周禮春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注鄭司農云昨席于主階設席王所坐也元謂
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

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于是席王于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酌尸尸酢王受酢之席亦如上
種席故云亦如之司農云酢席于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
作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
酢不得為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受尸酢法者謂若爵人注引
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于
是席王于戶內也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于
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
戶內之東西面也云後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
然王于酢有席與彼異至于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
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于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于諸臣亦無致爵
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于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于主
婦席于東房中此亦然其諸臣案特牲獻賓長于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
降設于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于
也

天官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

注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

疏祭宗廟有胙俎者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于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

鄭氏鐸曰王當祭祀以祭之胙肉置之于俎則名曰胙俎與賓客禮食則主人飲食之俎亦曰胙俎是俎最尊不可褻膳夫親徹之不敢使其屬也

右尸酢王

禮記禮運修其祝嘏

注嘏祝為尸致福于主人之辭也疏此下云嘏以慈告詩小雅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是致福于

主人之辭也

嘏以慈告

年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

慈告

周氏語曰嘏亦祝也而謂之嘏者以其傳尸之言而所告者皆福也

郊特牲富也者福也嘏長也大也

注福者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疏尸嘏

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

詩小雅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子也箋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

傳神辭也

疏經陳祭事故君為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詞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傳神

辭也

朱子詩傳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

意以嘏主人之辭

楚茨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

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箋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于主人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勅之

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疏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嘏于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之下即云徂賚孝

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即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

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徂賚孝孫以物于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

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授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

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與受黍坐振祭齊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黍主人嘗之納之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

牲禮曰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祝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邊

受是士受嘏之禮也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嗇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

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報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準此故為祝也知孺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辨孺于三豆有孺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報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孺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尸受之特牲尸親報少牢命祝假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報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邊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為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報辭以勅之少牢報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報辭也天子報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報辭準之知天子報辭必多于是彼先設報辭乃報以黍此先以報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報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報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報之禮耳不得有執事于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為受報之禮

何氏楷曰工祝周禮大祝之官也致告者致尸意以告主人使受報也案主人受祭福其名曰報徂往賚賜也祝承尸命以報之物往予主人即下文言既齊既稷是也案少牢禮略云佐食取黍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報于主人特牲禮略云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報主人夫特牲乃

士禮而尸親報少牢為卿大夫禮而尸命祝報當是以尸之尊卑不同若天子之尸其尊更甚則其命工祝徂賚焉宜也苾芬孝祀以下皆祝所傳報辭也爾之孝德盛則福亦自然盛故先知爾之膺受百福其繁駢之數如許必皆如其法式也爾極當與思文之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同解王者重民之事使民皆有以遂其生復其性善莫至焉時億猶言我庾維億也所獲言時萬猶言萬斯箱也時億猶言我庾維億也言爾孝孫自今而後長俾爾務農重本有極至之盛德而歲歲所獲或以萬計或以億計無少歉焉周王業起於農詩詠饗祀豐潔又皆本於農故其言如此天子報辭無所見唯天保之詩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及此詩皆天子報辭也若少牢報辭云皇尸命工

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
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則卿大夫嘏辭也
田乃粢盛之所自出故卿大夫嘏辭亦以宜稼于田
為言則此章嘏辭之旨可言矣

蕙田案箋以永錫二句為嘏辭何氏以苾芬
以下皆為嘏辭似何氏為長卜爾百福正與
天保君曰卜爾文義相同是神命主人之辭
也時萬時億箋指福之多言何氏謂指稼穡
亦何氏近之與少牢嘏辭宜稼于田之義相
類蓋人君之福莫有大于屢豐年者若泛云
福多恐欠着實

大雅既醉

公尸嘉告

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

云公尸公君也疏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

朱子集傳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
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
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何氏楷曰呂祖謙云周之追王止于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陳祥道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官司服享先公則驚冕以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驚冕而王服衮以臨之則非所以致敬故不敢也愚案如前說則此公尸當是于諸祖中舉其最尊者乃后稷之尸也周旅酬六尸先儒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是也朱子援引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謂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殊屬臆說又何休謂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毛傳同其說謂天子之卿蓋諸侯也未詳何據鄭元則謂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孔穎達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也此言公者卿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得以公言之又引石渠論云周人祭天用太公為尸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謂天地山川得用公皆牽強附會絕非事實嘉告鄭云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通篇皆宗祝傳公尸之意所謂工祝致告者又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饋食之時也楊氏曰案儀禮特牲饋食士禮也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士之祭不裸不薦血牲唯行饋食禮天子諸侯饋食以前堂上設南面位行裸鬯薦腥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饋食禮愚案此時尸始飲食及告飽主人酌尸尸遂嘏主人此詩通篇皆尸嘏王之語故但據饋食時為言所飽者黍稷也而曰飽以德者即周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之意

陳氏禮書嘏以慈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曰皇尸

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汝孝孫來與齊同鄭氏作釐

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之類

也其儀則士禮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

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

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

于房祝以籩受大夫禮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佐

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

戶西以嘏于主人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

坐振祭嘑之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執爵以興

坐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

人嘗之納內蓋士賤而禮簡故佐食搏黍授祝祝授

尸尸執而親嘏之大夫貴而禮煩故佐食兼受二敦

黍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嘏之士執角受之詩懷

而不嘗大夫奠爵受之坐祭嘑之乃詩懷之而又嘗

其實于左袂所以便執爵也以袂挂于季指所以便

卒爵也其受皆於主人酌尸之後而主婦亞獻賓三

獻不與焉特受尸酢爵而已曾子問攝主不嘏以明

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梁明山賓議請郊廟受

福惟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不敢同也其言頗合

禮意唐開元開寶禮天子親祠而亞獻飲福有司攝

事而太尉飲福然受尸酢爵謂之飲酢可也謂之飲

福非也以爲飲福非古遂廢受酢之禮此又全失獻

酢往來之道也古者受福雖在皇尸飯酌之後然主

人受酢受福皆同時其後繼之以亞獻終獻加爵無

嫌乎受福太蚤也今親祠儀注亞獻終獻行禮已訖

然後禮官前導皇帝飲福受胙而亞獻終獻無復與

於酢爵恐非禮意

蕙田案儀禮少牢尸酢主婦不嘏則嘏辭惟朝獻有之也

周禮春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而飲之

注筭受福之嘏聲之悞也王鬯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饗受鬻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疏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鄭知筭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筭殷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筭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知筭為受福之嘏也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量人法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獻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為証也云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前裸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王介甫曰筭者先王之爵惟王禮用焉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是也

夏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筭歷而皆飲之

注言宰祭者冢攝祭元謂筭讀如嘏尸之嘏宰冢宰疏鄭云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當兩含案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後鄭云筭讀如嘏尸之嘏讀從少牢尸嘏主人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

楊氏復曰疏云有獻鬱人量人之法何也當受王爵之時王皆飲之以酒此疏所謂獻也

王氏詳說曰案少牢饋食之禮主人受嘏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饗受鬻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量人受筭其亦出房之時歟以鬻黍授祝以爵授鬱人量人况助祭乎記曰夫祭有界輝炮翟鬻者惠下之道也

辨陸佃卒爵在朝踐時

陸氏佃曰宗廟之祭始裸之時尸入于室王與后既裸獻矣及殺牲迎尸于堂王即以肝洗鬱齊而燔之制祭于主前于此之時尸既即席祝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角酌元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當此節也鬱人贊裸量人制從獻之燔脯時相及事相成故受舉斝之卒爵酌而飲之

鄭氏鏗曰以康成之說考之舉斝角詔妥尸之時無鬱人量人受酌爵飲之法惟有妥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康成改斝為嘏然有改字之嫌陸佃之說雖不改字以理考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妥尸薦腥薦孰之禮尚未及行而鬱人量人先已得飲卒爵豈合人情也耶

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薦卿皆以齒

注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大夫士祭

三獻而獻賓疏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裸用爵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于此之時以玉爵獻卿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相異也

右君獻卿

辨陸佃尸飲五當饋食初獻

陸氏細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酌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于是獻卿與朝獻裸獻尸皆不飲至饋食然後尸飲所謂尸飲五者飲于五獻之時而已非其飲之以五也

祭統孔疏凡祭二獻裸用鬯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

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鄭注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案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蕙田案飲五飲七飲九注疏之說已極分明

山陰之說不同者彼說十二獻有裸獻朝踐

饋食酌尸四節每節有王獻后獻諸臣獻故

尸飲五當朝踐亞獻之節其九獻之禮則裸

二朝踐二故尸飲五當饋食初獻之節其云

尸飲七當饋食三獻然如其說饋食亦止兩

獻耳三獻之云不知何說其解飲于五獻之時尤屬附會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注一獻一酌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疏爵表德祿賞功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奠于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尊尚爵賞于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鄭知一獻非初裸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酌尸者以一酌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可行爵賞也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是也應氏鏞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蕙田案饋食六獻既畢又有酌尸三獻以備九獻酌尸王一獻周禮謂之朝獻則第七獻也后亞獻諸臣三獻周禮通謂之再獻則第八第九獻也此一獻賜爵祿注疏以為酌尸

之一獻非初裸朝踐饋食之一獻極是蓋此七獻亦稱一獻故八獻九獻並稱再獻祭統與司尊彝之文相發也

楊氏復曰愚案儀禮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之尊醴齊以酌尸為七獻也尸卒爵祝受之以酌授尸尸以酢王於是設酢席于戶內司几筵之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是也祝取少祭饌并黍稷以嘏福王王乃出量人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是也尸飲五王乃以玉爵獻卿此天子禮也諸侯酌尸尸酢主君亦設酢席於戶之東面此諸侯禮也

又曰案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以下所謂君者指國君言之先鄭注及疏家皆言王可以獻卿者蓋

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以明王禮

右賜爵祿朝獻畢王七獻

周禮春官司尊彝其再獻用兩象尊

注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再獻諸臣為賓又次后

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于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饋獻為再獻者亦尊相因此凡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疏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酌尸后與賓長為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酌尸因饋獻盞齊之尊獻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籩者案臨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籩之實故鄭于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酌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內宗薦之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各一酌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酌尸一并前八為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酌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酌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為說也云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矣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裸為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即知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酌尸三獻獻祝是也

通考馬氏曰后酌尸謂之再獻者蓋以朝獻王一獻

后未獻今后再酌尸而乃謂之再獻歟

天官內宰贊瑤爵

注爵以瑤為飾疏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盞齊以酌尸又曰瑤爵謂

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酌尸謂之朝獻后亦于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盞齊以酌尸謂之再獻知后以瑤爵亞酌尸者約明堂凡玉醴仍彫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加彼魯用王禮即知王酌尸亦用玉醴后酌尸用璧角賓長酌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為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為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為飾也

禮記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

注加加爵也以璧飾其口疏朝獻竟而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

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

右再獻后酌尸

周禮春官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注加爵之豆籩以其食後稱加特牲

少牢食後三獻為止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即臨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

天官籩人加籩之實凌芡棗脯

注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疏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酌尸后

亞王酌尸于時薦之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于后及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于戶外主婦受設于敦南主人獻尸之

時不見有設邊之事故知惟主于后也少牢主婦不設邊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亦與士同也

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菹雁醢筍菹魚

醢此加豆之實亦與加邊之實同時設之

辨薛士龍鄭鏐加豆邊在九獻後

薛氏士龍曰周禮言加豆邊則加爵之豆邊特牲禮主人主婦既醑尸然後長兄弟眾賓長為加爵不施于亞獻之節鄭氏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邊誤矣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壁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觶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鄭氏鏐曰謂之加者加于九獻之外九獻為正獻其他謂之加爵故所薦之豆邊謂之加以象生時饋之有加

蕙田案九獻之祭薦豆邊凡四故邊人曰四

邊之實醢人曰四豆之實裸時二獻無豆邊

朝踐二獻有豆邊則周禮所謂朝事之邊朝

事之豆是也饋食二獻有豆邊則周禮所謂

饋食之邊饋食之豆是也醑尸三獻有豆邊

則邊人加邊之實醢人加豆之實及內宗薦

加豆邊是也九獻之後加爵有豆邊則邊人

羞邊之實醢人羞豆之實是也加豆邊注疏

以為尸既食后亞獻為加則是在八獻時薛

季宣鄭剛中並以為加於九獻之後則加與

羞無分別且不同時而設未見其為的確也

右薦加豆邊

禮記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

疏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為雀形以尾為柄

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爵尾授夫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酢于尸則執爵足也

講義先儒謂爵如雀形以尾為柄恐非是爵之柄下有三角足則戈也以豆觀之校為柄乃中央直者則爵之柄亦指中央矣

周禮天官內小臣祭祀徹后之俎

注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疏天子諸侯祭禮七案特

牲薦俎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醑尸尸酢主婦于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婦之俎同也

右尸酢夫人

禮記明堂位加以璧散

注加加爵璧散以璧飾其口也疏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

古音五
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璧者圓而有天體之象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

右諸臣獻尸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注昨讀為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

尊罍臣之所飲也詩曰瓶之罄矣維罍之恥疏云昨讀為酢者主人主婦賓長獻尸皆有酢報不得為昨日之字故從酢酢之字也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酌尸用饋獻之尊盞齊尸酢后還用盞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酌尸雖得與后同用盞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

辨鄭鍔諸臣昨罍為酢尸

鄭氏鍔曰自初裸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為八獻諸臣乃酌尸蓋不敢與王同尊故酌三酒以酢之共為九獻鄭謂諸臣酌以自酢豈有此理昨者酢也飲酒之禮百拜三行曰獻酬酢而已酢者送也故其字亦為昨有送往之義蓋酢以送尸耳何名自飲乎

薛氏士龍曰九獻之後禮節備矣為之尸者可以昨之乎彼王致祭后從王諸臣則從事於祭苟或略焉則禮節弗盡故王始獻后亞獻尸之昨亦王凡先焉

諸臣之所昨豈非往返報施之禮終於此耶且行人于上公則曰王禮再裸而昨于諸侯則曰王禮一裸而昨是主獻賓而賓昨主也夫人之生以飲食燕樂為相愛之恩以賓主獻酬為相接之文及其既亡不忍異而絕之此昨禮所以設也王受昨在尸內之東后受昨在東房之中諸臣受昨在西階之上司几筵有祀先王受昨之席則后也諸臣也亦莫不然

右尸酢諸臣

周禮天官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飧

注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

籩主人主婦皆右之者疏此當主酌尸內饗進之于尸侑等者也案有司徹上大夫當自賓尸正祭不設內羞故于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案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者賓長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祝及王與后然鄭不引不賓尸而引賓尸者以其設內羞之禮同故祇引其一但正祭設于祝賓尸設于侑又賓尸主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為耳

醢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疏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之

注薦脯醢也羞庶羞內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

注薦脯醢也羞庶羞內

楊氏復曰儀禮有司徹主人酬尸之後尸侑主人皆

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

之今案籩人醢人有羞籩羞豆之實則知天子之禮

亦有羞諸侯亦必有之但經文不備耳

蔡氏德晉曰少牢禮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

於尸侑主人主婦賈公彥謂賓尸在主人酬尸後正

祭在賓長受酢後此賓長酌尸為九獻也

右薦羞豆籩

禮記祭統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皆以齒

疏獻卿之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飲

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

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鄭注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案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大夫則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方氏慈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酌之故也卿以下言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八故也尸飲之後獻則閒之者隆殺之別也閒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奇之數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王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輝胞翟聞者皆是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為之等故以貴賤言之于卿大夫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禮運孔疏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王爵因朝踐之尊泛

齊以酌尸是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

也朝獻謂此王酌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

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于是后以瑤

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酌尸為八獻也鄭注司尊

彝云變饋獻為再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為后酌尸

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于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

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為九獻
通典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醴齊以酌尸
 謂之朝獻亦罇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
 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
 以酢王王乃設酢席于戶內尸少祭饌黍稷并假福
 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后以玉爵酌饋食象
 罇之盎齊以獻尸曰再獻亦罇之相因尸酢后如王
 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
 為賓者以玉爵酌盎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
 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
 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
 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

楊氏復曰愚案禮運疏云于是后以瑤爵酌饋食盎

齊以酌尸為八獻也尸酢后如王所謂小臣徹后之
 俎是也祭統云尸酢夫人執柄此諸侯大夫禮也諸
 臣為賓者以瑤爵酌盎齊以獻尸為九獻諸臣獻者
 酌壘以自酢司尊彝云皆有壘諸臣之所昨是也於
 時尸飲七王可以瑤爵獻大夫

辨王安石朝獻即朝踐饋獻即再獻

王氏安石曰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踐籩豆詩所謂籩豆有踐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以朝事為初獻則饋食為再獻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相備也饋獻即再獻也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亦相備而已

春官司尊彝鄭注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祀后
 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饋獻謂薦熟時后於
 是薦饋食之豆籩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
 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
 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此凡九酌王及

五音共
禮通考卷八
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

蕙田案朝獻即食後酌尸之一獻再獻即后酌尸之亞獻及諸臣酌尸之三獻鄭注甚諦秦溪楊氏云謂之朝獻者蓋以酌尸因朝踐之尊而得名謂之再獻者蓋以朝獻王一獻后未獻今后再酌尸而乃謂之再獻與其說是也王氏不從鄭注自荆新義舛矣

右君獻大夫再獻畢后八獻諸臣九獻

陳氏蘊之曰九獻注疏已有成說但雜見於籩人司尊彝與其他官職今取注疏及禮圖之說類聚為四蓋別而言之謂之九獻合而言之則有四節其一節曰裸凡經中所謂裸者是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

尸此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籩人所謂朝事司尊彝所謂朝踐是也后既裸之後王出迎牲於門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王迎牲入廟麗于碑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七體薦于神坐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其三節曰薦熟籩人所謂饋食司尊彝所謂饋獻是也朝踐之後乃體解其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后於是薦饋食之籩豆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其四節曰酌自饋食之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后又薦加籩豆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醴齊以酌尸此七獻也后以瑤爵酌饋食之盞齊以酌

尸此八獻也后酌尸後諸臣又以瑤爵酌盞齊獻尸
司尊彝所謂皆有鬯諸臣之所酢者以備卒食之三
獻此九獻也以上九獻謂之正獻九獻之後遂行王
爵為旅酬矣

楊氏復曰司尊彝所述與先鄭所注裸二獻朝踐二
獻饋食二獻朝獻一獻再獻三獻則九獻之目也籩
人醢人有朝事饋食之籩之豆則九獻薦籩豆之時
也禮運則論九獻之義也又案四時之祭名既不同
禮必有異今其可見者惟尊彝之殊用耳於經無其
文者皆不可知也

辨鄭孔獻數係于服章

禮器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鄭注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
也五獻祭四望山川也察明也七獻祭先公也孔疏羣小祀最卑其禮皆略社
稷五祀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為文飾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先公之廟
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案周禮司服職元冕一章祭羣小祀希冕三章祭社稷

五祀羣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驚冕七章享先公故鄭知獻數亦然也宗此社稷
三獻卑十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岳又大司樂祭社稷奏
六舞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岳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
尊于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蓋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
有功與地同類
故進之在上也

陳氏禮書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
小祭見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
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岳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
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于山
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數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
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主止于利人故服粉
米以稱之則獻數不係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
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
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驚
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係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

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尤其牲體醜辜其裸器用散其舞兵舞佻舞或不與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裸則用蜃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社稷則其牲黝其祭血裸以大罍鼓以靈鼓舞以佻舞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略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燭則於人情為遠故曰文三獻燭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蕙田案七獻祭先公者據諸侯而言天子祭

先王則九獻也

辨陸佃九獻次序不同

陸氏佃曰宗廟九獻之禮以裸為始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奏以肆夏席于室于是臨祭王后副禕而入奏以齊夏立于房尸服衮冕而入奏以肆夏席于室于是臨祭王與后共獻各一王以圭瓚酌鬱齊以裸尸后以璋瓚酌鬱齊以亞裸是之謂裸既裸獻矣王即以肝洗于鬱齊王燔之制祭于主前諸侯曰制祭天子曰宰祭量人凡宰祭是也于此之時尸既即席矣祝乃詔之使安坐王與后其獻亦各一王以玉角酌元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當此節也何以知其然禮運曰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詩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牲以啓其毛取其血骨元酒以祭在于薦血毛之後祭以清酒在取血骨之上則知從獻在朝事之前裸事之後也祭之末有加獻祭之始有從獻不聯九獻之數先王之制祭祀于始有從獻于末有加獻示祭祀始終有隆而無殺也此時制祭君未迎牲禮器先言君親牽牲然後君親制祭者謂諸侯爾蓋天子宗廟之祭與天地同皆有兩牲有享牛有求牛求牛殺于未裸之先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裸是也享牛迎于既裸之終特牲既裸然後迎牲是也諸侯之宗廟其祭貶于天子有享牛無求牛故制祭在迎牲之後割牲之前事不得不爾理不得不然矣從獻之後王乃袒而迎牲卿大夫贊幣而從后于是時薦六尊六彝之器以奠焉某彛當某所某尊當某處各置于常次禮云君親牽牲夫人薦盥又曰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序從士執芻宗婦執盥蓋夫人薦浼水是也王已迎牲后已奠器然後取蕭祭脂以合羶香奏樂以合聲舞此降神之序也禮云既奠然後燔蕭是也薦者升之也奠者置之也升之于下奠之于上事相因故祭統言薦禮器言奠其實一也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所謂聲音之號詔告于天地之間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朝踐之事于是行焉延尸于戶西尸南向主東向王乃

殺牲啟其血毛祝出受之而以血告幽以毛告全皆于室更取腍膾燎于爐炭之上見以蕭光升首焉以報陽又羞肺肝首心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雜以瓦甒加以鬱尊以報陰有虞氏尚夏后氏尚心殷人尚肝周人尚肺今羞肺肝首心則周人朝事之羞備四代之尚也于祭黍稷又特以所尚加焉故郊特牲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腍膾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膾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俛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祭義之報氣即特牲所謂報陽祭義之報魄即特牲所謂報陰裸獻之時有所謂求朝獻之時有所謂報固其理也當是時王與后其獻又各一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后薦籩人之八籩曰饗黃之類醢人之八豆曰韭菹之類以奠焉禮云君執鸞刀修齊夫人薦豆又曰君獻尸夫人薦豆是也后于是以玉爵酌盞齊以亞獻是謂朝獻蓋王親迎牲則后薦尊彝王親羞齊則后奠豆籩夫婦相成固有次第哉裸獻王酌以圭瓚后酌以璋瓚從獻王酌以玉竿后酌以玉角朝獻王酌以玉爵后酌以玉爵尊卑之異也朝獻既畢于是行饋食之事當事者設饌于堂乃退而合亨尸適于小幄王適于小次以待焉堂上之饌又備矣王出小次復位乃更延主于室之與祝出迎尸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蓋宗廟之祭有二節朝事與祭之始為一節饋食與祭之終為一節其中間不以相續者所以容王與尸少息也惟有故則接祭見曾子問注君親制祭謂朝事時君親割牲謂饋食時此一悞也割牲與制祭同一節皆朝獻之時爾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是也頴達乃謂薦盞酒不得同時不知薦盞是從獻薦酒是正獻正與從兩獻不害為同時鄭又以祭義燔燎膾蕭至報氣也為朝事時以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至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為饋食時亦悞也蓋報魄即與報氣同一節皆朝事之時也于此時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后又薦以籩人之八籩曰栗脯之類醢人之八豆曰葵藟之類自裸至此五獻矣尸飲于五獻則王于是時可以獻卿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獻卿是也鄭謂尸飲五為酌尸五獻非也凡祭祀自血腥始曰朝踐自熟食始曰饋食朝踐裸獻尸皆不飲祭之啐之奠之以示敬而已非以食也至饋食則食道也然後

尸飲特牲曰直祭祀于主鄭謂薦熟食祭以孰為正血腥之屬盡敬心耳則所謂尸飲五者飲于五獻之時而已非其飲之以五也于是后以玉爵酌盞齊以亞獻是為六獻饋食禮畢酌尸之禮于是行焉王以玉爵酌凡酒以獻尸內宗代后薦籩人之加籩醢人之加豆是為七獻王可以獻大夫矣祭統尸飲七君以玉爵酌大夫是也后于是時又以玉爵酌凡酒以亞獻是為八獻王酌尸酢王后酌尸尸酢后酌尸禮畢諸侯與執事者又共一獻于尸而薦籩人之羞籩醢人之羞豆以備卒食之三獻合王后之八獻是為九獻備卒食之三食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于在室也凡九獻之內謂之正其次主人獻賓又其次主人獻長兄弟如賓儀獻眾兄弟如眾賓儀獻兄弟如眾兄弟之儀又其次長兄弟洗觶為加爵又其次眾賓長洗觶為加爵三加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于在室也九獻之外謂之加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是也蓋卒食之後其豆謂之加豆以其加于卒食之後也卒獻之後其爵謂之加爵以其加于卒獻之後也凡獻尸惟裸無樂朝踐而下皆有焉惟裸無籩豆之脩從獻而下皆有焉先儒以周官朝事之籩豆當朝獻之節饋食籩豆當饋獻之節又以加籩加豆當酌尸之節獨無所謂從獻加獻與諸臣之所酢三獻之籩豆蓋悞矣蓋籩人所謂羞籩醢人所謂羞豆此薦于王與后酌尸之末諸臣所酢也又籩人共薦羞之籩實醢人共薦羞之豆實蓋薦籩薦豆者從獻之籩豆羞籩羞豆者加獻之籩豆也于此時遂行旅酬無算之爵而總之以餞祭于是終焉故祭統曰餞者祭之末凡此九獻之禮王鄭之徒言禮以來多所未嘗知也

蕙田案九獻之說詳於禮運孔疏杜氏通典以經傳核之雖略有參差而節次多合山陰陸氏以意更易案之經傳實多違戾一則裸

獻之後朝踐之前有從獻二也案從獻者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饋食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據此從獻當在饋食五獻六獻時陳氏禮書云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孰言爾殺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孰其殺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爛孰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長其說是也况朝踐之前尚未殺牲安得有燔脯從獻從獻之稱以從正獻為義何得以主人一獻主婦亞獻乃稱從獻其悞一也一則制祭在裸獻

時也案制祭在朝踐時禮器君親制祭鄭注謂朝事進血管時制肝洗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據制祭在進血管時則在殺牲之後不在裸獻未殺牲之前且制祭與從獻又各一事不得牽合為一也其悞二也一則求牛殺於未裸之先也案周禮牛人共其享牛求牛鄭氏以為享牛正享之牛求牛繹祭之牛而劉氏小傳求讀如速以為配祭者之牛如劉氏說則郊社之祭即郊特牲所謂帝牛稷牛宗廟之祭即公羊所謂周公白牡魯公駢剛逸禮所謂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者雖未詳孰是要皆無所謂殺於未灌之先者至所證洛誥王賓

殺禋成格則傳者以為助祭諸侯以王殺牲
 禋祭祖廟故咸至非謂既殺牲而後王入室
 裸也其悞三也一則謂祭黍稷加肺為朝踐
 時也案饋食之禮亦曰饋孰儀禮賈疏饋孰
 以進牲體而言饋食以進黍稷而言皆用生
 人食道饋之周禮小祝迎齋盛賈疏祭宗廟
 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饔人
 之齋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據此則
 朝踐時並無薦黍稷之事况此郊特牲祭黍
 稷加肺之文乃是尸食時綏祭之事孔疏尸
 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案綏祭者
 特牲禮祝命綏祭尸取菹換於醢祭於豆間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周禮又謂之

隋祭春官守祧既祭藏其隋鄭注謂尸所祭
 肺脊黍稷之屬是也山陰悞以綏祭為正祭
 而又悞以饋食時事為朝踐時事其悞四也
 一則饋食初獻時即獻卿也案獻卿當在饋
 食後酌尸時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鄭
 注尸飲五謂酌尸五獻孔疏凡祭二獻裸用
 獻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
 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等皆尸飲之九獻之禮
 至主人獻尸故曰尸飲五于此之時以玉爵
 獻卿是也今山陰乃以為尸飲于五獻文既
 支離又以朝踐二獻尸亦不飲義亦未確且
 當饋食初獻時酌尸之禮未行酬酢之事未
 起而遽以玉爵獻卿不倒行而逆施耶其悞

五也一則以加璧散為九獻之後加爵也案明堂位加以璧散孔疏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總稱加據此則璧散正當第九獻諸臣獻尸以璧散尸酢諸臣以壘司尊彝皆有壘諸臣之所昨是也而祭統所云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者即在此時其九獻之後有加爵者則祭統所謂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孔疏九獻禮畢自此以後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并前尸飲九是也山陰以飲七時之璧散合之於九飲時之加爵其悞六也凡此者案諸注疏固不相符稽諸經傳亦不甚合

辨禮書二裸不在獻數

陳氏禮書行人上公再裸而裸不預于九獻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預于七獻五獻則先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非也

蕙田案九獻之禮據注疏裸二獻通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酌尸三獻為九獻先儒皆無異論禮書據大行人再獻而酢享禮九獻之文以為二裸不在九獻之內然案大行人疏饗禮九獻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享是再裸與九獻並非一日所行之禮未可援以為據

辨禮書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酌尸三獻

陳氏禮書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壘籩人醢人有朝踐之籩豆有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六獻也酌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報祭曰酢蓋獻始事也酢成事也諸臣之于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

五
楊氏復曰先鄭謂二裸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
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酌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為
九獻求之禮經尚有明証故先儒多從之今固不得
遽以為非陳氏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酌尸三獻似
亦可通但以諸臣之所酢為報祭而引太保秉璋以
酢為證則恐不然夫尊重而疊輕如先鄭謂諸臣酌
疊以自酢不敢與神靈共尊則可謂諸臣以疊報祭
於神靈而不以尊則於理為不通矣 又曰所謂九
獻者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各一朝獻王
酌尸一再獻后酌尸一此為八獻諸臣為賓酌尸一
并前八為九是禮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追享朝享
莫不皆然今經獨於春祠夏禴言朝踐再獻秋嘗冬
烝言朝獻饋獻何也蓋互文以見義也

蕙田案陳氏薛氏司尊彛三言皆有疊諸臣
之所昨遂以為朝踐饋食酌尸各有三獻每
三獻中各有諸臣一獻然據司尊彛三言皆
有疊之文一指春祠夏禴言一指秋嘗冬烝
言一指追享朝享言各有攸當並非謂一祭
九獻之中諸臣有三酢也合從注疏不必立
為異說

辨孔疏侯伯子男饋食無獻

禮器君親制祭孔疏此謂侯伯子男祭廟之禮君親制祭夫人薦葢者謂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于鬱鬯入以祭神于室于此之時夫人薦葢齊以獻之侯伯子男之禮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葢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于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禮運疏崔氏云天子九獻魯及王者之後亦九獻侯伯七獻朝踐及饋孰君皆不獻于九獻之中咸二故為七獻子男五獻亦以朝踐饋孰君皆不獻但酌尸一獻而已

楊氏復曰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人主婦及賓備行
三獻况祭禮以饋孰為正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祭

禮皆有獻今云侯伯子男饋孰時皆無獻於理不通
聖人制禮文理密察自有隆殺之宜必不如疏家所
說之踈也

蕙田案崔氏孔氏侯伯子男饋食時無獻理
不可通信齋駁之是矣而禮器薦盞薦酒之
解諸家聚訟終難分曉蓋制祭割牲不應分
為兩候薦盞薦酒不得同在一時孔氏既譏
熊氏為非陸氏又稱孔氏為悞添出從獻固
陸氏悠謬之說主婦獨獻又崔氏違理之談
然則何以解之愚謂此當以祭義之文為準
祭義云君牽牲夫人薦盞君獻尸夫人薦豆
薦盞薦豆儀節秩如訛豆為酒萬難解說從
祭義作夫人薦豆則葛藤盡斬矣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八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八十九
宗廟時享
黃氏一正曰賓載手仇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
又亦加爵以獻尸也仇挹于壘也酌注于爵也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徐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八十九

宗廟時享

詩小雅賓之初筵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箋仇讀曰對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

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 疏子孫既獻于是賓則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為加爵以獻尸也以祭無取于匹故曰仇讀曰斟謂斟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又曰眾賓長為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為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為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為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為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今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為次也

黃氏一正曰賓載手仇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

又亦加爵以獻尸也仇挹于壘也酌注于爵也

楊氏復曰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特牲禮長兄弟眾賓長及佐食有三加爵則天子諸侯亦有加爵明堂位云加以璧散是也又特牲禮云加爵之後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謂之上嗣舉奠天子之禮亦當然也

蔡氏德晉曰長兄弟眾賓長為加爵兄弟同姓之臣賓長異姓之臣長以齒以爵相及也加者九獻為正其餘乃加也特牲禮惟有三醕尸則以三獻為正而以長兄弟眾賓長上利三者為加爵若禘祫十二獻當以三者入於正獻而其外另為加爵三陸農師曰卒食之後其豆謂之加豆卒獻之後其爵謂之加爵

右九獻後加爵

禮記祭統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疏九獻禮畢自此以後長賓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

右獻士及羣有司

文王世子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

注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

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餽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餽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疏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眾賓畢主人酬賓賓莫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眾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觶酌尸為加爵眾賓長又為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銅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注特牲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則舉奠唯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又云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謾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餽所謂餽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餽今此經先言餽者以餽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餽獻受爵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餽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餽時雖有長兄弟以上

陸氏佃曰獻受爵謂上嗣嘗受爵于尸矣已而復酌獻尸也據特牲嗣子舉奠盥入尸執奠進受復位舉奠洗酌入尸拜受

詩小雅賓之初筵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

爾能箋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餽獻受爵

則以上嗣是也疏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于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于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以此論祭祀而

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于劍南嗣子于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為舉奠也不引少牢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者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爵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餞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餞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餞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等諸侯有奠角在于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等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于與奠等劍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等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等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為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為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

朱子集傳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

劉氏瑾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

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

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

蔡氏德晉曰上嗣世子也奠即所酌于劍南之奠也

至是使世子舉而飲之重嫡嗣也凡舉奠先自飲復

酌以飲尸尸啐而奠之乃旅酬焉

右嗣舉奠

禮記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注周旅酬使之相酌也

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釀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釀疏旅酬六尸謂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為祭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裕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引世事証周禮旅酬之儀象也

陸氏佃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蓋言成康

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

大裕

蕙田案注疏以六尸為禘祭陸農師以為時祭陸氏之說是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於義當然此尸旅酬當是天子之禮與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禮不同蓋尸酬于上而眾賓長兄弟乃酬于下是旅酬之始也

詩小雅楚茨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箋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酌賓曰酬至旅而爵交錯以編卒盡也古者于旅也語疏既有此豆以薦賓客故令賓客于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編也始主人酌賓為獻者此特牲少牢咸有其事獻酬據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于旅而爵交錯以編也古者于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証笑語得時

朱子集傳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編也

何氏楷曰賓客謂四方來助祭者散文則賓客通今既對舉則當有異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注謂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推此以觀客小於賓意即所謂眾賓耳此下言旅酬之禮旅酬有長兄弟眾兄弟而此不及者舉賓客以例見之也案特牲禮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賓飲獻爵主人自飲酢爵遂獻眾賓立飲復洗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又自飲以導賓飲賓卒觶復洗觶酌賓賓奠觶於尊南不敢飲以俟主人獻長兄弟如賓儀又獻眾兄弟如眾賓儀又獻內兄弟如眾兄弟之儀遂行旅酬之禮賓舉前尊南所奠觶酬長兄弟遂自飲卒觶更酌於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西方之尊

以飲初受旅者初受旅者止一人及眾賓中之長也
 于是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已而長兄
 弟酬賓亦如賓酬兄弟之儀最後賓弟子及兄弟弟
 子各舉觶于其長而互相酬皆無算爵此所謂獻酬
 交錯也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為錯
 甘泉先生有言予于旅酬之禮而知上下之易達也
 主先飲而酬賓賓奠觶以俟獻禮畢于下然後取觶
 卒以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以酬眾賓長其奠仁也
 其飲禮也眾賓及眾兄弟交錯殺于其長義也不勞
 而以辨智也長兄弟酬賓長賓長以酬眾兄弟眾兄
 弟以酬眾賓以徧焉是仁義禮智之周流無窮交相
 感應者也及賓弟子兄弟弟子卒觶舉觶於其長而
 交酬無算焉上下交和氣浹而庶事成矣然此亦士

禮如此若天子諸侯之禮則如祭統所云尸飲五君
 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
 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又云凡賜爵
 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
 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意其旅酬儀節必自有異然而
 其詳不可得聞矣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
 其猶醵與注云使之相酌也是則旅酬之禮在尸亦
 有之但以章中有為賓為客一語故知非言尸旅酬
 也

賓之初筵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匡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者

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疏康虛釋詰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于筐是卒爵也于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于其樽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

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止
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中庸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注旅酬下為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

其長也疏旅眾也謂祭未飲酒之時使一人舉觶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于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于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案特牲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眾兄弟之後眾賓弟子于西階兄弟弟子于東階各舉觶于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觶是有事于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皆是逮賤也

朱子集註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

許氏謙曰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散見于禮內者今不可知其詳儀禮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也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眾賓無數眾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

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眾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于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于阼階酢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酢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于筐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之子

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為上也賓
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
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汪氏份曰章句所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是用鄭氏注然此乃旅
酬無算爵事何以鄭氏及朱子皆屬之旅酬竊考禮記鄉飲酒云賓酬主人主
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唐孔氏疏云
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以酬酒無被遺棄之事儀禮鄉飲酒禮鄭氏注
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于沃盥者夫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及旅酬事少長以齒
終于沃盥者則無算爵事蓋解酬之大法欲見實主人之黨無不與故連引而
及之然則不兼及無算爵猶未足以見其弟長無遺無不周徧故以
旅酬無算爵對舉則各為一事若言旅酬則自足以該無算爵也

周禮夏官司士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注賜爵神惠及下也此
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

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
有序疏云及賜爵者謂祭末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為
序也鄭知賜爵神惠及下者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是神
惠及下也云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者以其呼昭穆而進之云昭穆明非異姓是
同姓可知姓生也子之所生則孫及兄弟皆有昭穆引祭統是諸侯法明天子亦
然凡言昭穆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假令祖行為昭子行為穆孫行
還為昭曾孫行還為穆就昭穆之中皆
年長者在上年幼者在下故云齒也

鄭氏鐔曰王之族為士而助祭故序以昭穆于祖行為昭者立于昭
位于父行為穆者立于穆位祭末旅酬之時呼以昭穆而進賜以爵

禮記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注昭穆猶特性少宜饋食
之禮眾兄弟也羣有司猶

眾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眾兄
弟子孫昭為一列穆為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
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鄭知賜爵為酬
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為次此列昭穆故知為酬也

陳氏禮書宗廟之中受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受事主義而行于旅酬之
前賜爵主恩而降于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
以齒長幼
之序也

蕙田案賜爵與旅酬為一節事然似與旅酬
少有不同蓋旅酬則賓長在西兄弟在東交
錯以行事賜爵則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自
為齒而不交錯當是天子之禮有異案特性
少牢旅酬之後有無算爵豈天子之禮嚴重
無無算爵而有賜爵乎

右旅酬賜爵

詩小雅楚茨孝孫俎位工祝致告

傳致告告利成也

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 疏祭畢孝孫于此之時則往于堂下西面之位工善之祝則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養之成也 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也 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之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俎位明遠于大夫故知至堂下也 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 既言俎位即云致告故云于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 少牢主人立于阼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兩階下告利成也 若然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設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設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 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于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 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 此云皇尸載起即彼尸設也 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 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有告主人矣 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即設大夫則祝入乃尸設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為差故知然也 言利成者少牢云利猶養也 成畢也 孝子之養禮畢

朱子集傳 俎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向之位也 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于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

何氏楷曰 少牢特牲二禮之告利成皆在祝與主人同出之後祝以利成告主人非告尸也 右告利成

周禮春官小祝大祭祀送尸 疏送尸者謂祭末送尸而出

禮記祭統尸設

方氏慤曰爾雅曰設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于尸言設者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設言之特牲少牢士虞有司篇皆言尸設者以此

周禮春官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 疏尸祭祀訖出廟門

詩小雅楚茨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傳皇大也 箋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設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于天也 疏言利養之成于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鐘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于天也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設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注皆依釋言云設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故言神安歸于天也

朱子集傳于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

何氏楷曰鼓鐘之鼓從支與鐘鼓之鼓從支不同彼二器並作此則以擊鐘為主所謂金奏也周禮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肆夏其一也九夏掌于鐘師先擊鐘次擊鼓以金為奏樂之節故但言鼓鐘耳李如圭云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

右送尸

周禮春官大祝既祭令徹

疏祭訖尸謾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

王氏昭禹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然則大祝令徹者令九嬪之屬大宗伯曰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蓋后雖不與九嬪之屬亦與徹事焉

小祝大祭祀贊徹

疏贊徹者大祝云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

夏官小子祭祀受徹

疏受徹者謂祭畢諸宰君婦廢徹之時則此官受之

天官九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

疏豆籩之薦與徹皆助后也

春官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注佐傳佐外宗

王氏昭禹曰卒食之禮以樂徹于造方其以樂徹豆籩則后傳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迭相佐也

鄭氏鏐曰凡祭之始終皆用樂以致神示之歡心周頌禘太祖歌雍以徹既祭而徹王后之職后徹而傳之內宗佐之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王豆祗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鄭氏鏐曰內宗言加則外宗所佐者乃朝踐饋食之節非惟佐王后薦之又當祗其實及以樂徹則亦佐后

大宗伯凡大祭祀則攝而薦豆籩徹

注薦徹豆籩王后之事

王氏昭禹曰豆籩有薦謂正祭祀時豆籩有徹謂祭祀方畢
易氏祓曰宗廟六享王與后同裸獻后親薦八籩八豆九嬪贊其薦又贊其徹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之又從而徹之是大宗伯所攝之禮于王則見于祭祀之常者于后則見于祭祀之大者凡以節文乎是禮者也

詩小雅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箋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

疾為敬也疏尸已出矣而諸宰君婦肅敬其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胾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情慢故言以疾為敬

何氏楷曰諸宰謂宰夫之屬案特牲禮云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則君婦所徹亦可例推廢鄭云去也徹本訓通以除去其礙乃得開通又訓為去遲緩徐也不遲有二義朱子云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嚴云不以禮終而惰也亦通

周禮春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學士國士也鄭司農云將徹之時自有樂帥學士

而歌徹元謂徹者歌雍疏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

王氏昭禹曰以其父兄有爵列于國故謂之國子以其眾言謂之諸子以其教于學謂之學士歌雍學士也樂師則帥之而已

小師大祭祀徹歌注于有司徹而歌雍

李氏嘉會曰徹歌無大師之命而自歌者乃其職也

論語三家者以雍徹何註馬曰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

朱子詩集傳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禮記祭義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于面注齊謂齊莊既也徹謂祭畢已徹饌也

捕氏廣曰已徹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屬乎始終之際也色非可以偽為也

右徹

祭統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口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謬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

注進當為餼聲之誤也百官為有事于若祭者也既餼乃徹之而去所謂自畢至賤進徹或俱為餼疏明祭末餼餘之禮尸亦餼鬼神餘者若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于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是餼鬼神之餘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君子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餼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餼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于堂下百官餼訖各徹其器而乃去之

方氏慤曰百官謂中下之士以及于百執事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矣

陸氏佃曰君起變謬言起是起也非謬也坐而起為謬君初非坐者也而百官進徹之進而後餼餼而徹焉百官益卑矣

凡餽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于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有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注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境內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餽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疏興起也。初餽貴而少後餽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故云施惠之象。餽之時君與二卿以四簋之黍欲見其恩惠脩整徧于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為陰厭之祭。簋有黍稷詩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知也。以四簋而徧廟中如君之恩惠徧于竟內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餽臣下後餽非上有財物積重不以施惠使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餽見之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于下者祇由祭祀之餽見其思逮于下之理。

夫祭有畀輝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注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輝周禮作鞞謂鞞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疏輝胞翟闔四者皆是賤官祭未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鞞人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鞞之以為鼓是鞞鞞皮革之官。

曲禮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疏祭謂祭先也。

呂氏大臨曰餽者食餘之名尸設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食祭之餘也祭之則不敬故不祭。

朱子曰古註說不是今思之只是不敢以餽餘又將去祭神雖以父之尊不可以祭其子之卑夫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妻之卑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祭非飲食必祭之祭。又曰先儒自為一說橫渠又自為一說看來定是祭祀之祭謂父不以是祭其子

夫不以是祭其妻

右餽

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王氏安石曰事畢于禮成故禮成則告事畢

右告事畢

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

疏大祭祀王祭訖出廟門

右王出廟

禮記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于公

助祭于君也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于俎而禮本並云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

馬氏晞孟曰特牲饋食禮賓出之後佐食徹昨俎堂下俎畢出鄭康成謂兄弟及眾賓自徹而出俎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夫眾賓已祭于士猶自徹其俎則大夫士出祭于公其自徹可知矣大夫祭于公自徹則大夫祭于大夫不必自徹也孔子之于魯燔肉不至蓋于是時自徹之禮廢矣呂氏大臨曰君祭而臣與執事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出

陸氏佃曰言凡則豈特士而已蓋俎大夫亦自徹以歸則主人使歸之據大亨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蓋曰賓館則主人之辭

祭統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

注殷人貴髀為

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于後謂脊脇臂臑之屬疏凡為俎者以骨為主者俎謂助祭者各將物于俎也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者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各隨所貴凡前貴于後者據周言之以周人之貴有故也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者言貴者不得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乎也又曰此脊脇臂臑舉其貴者言之屬中包其賤者不云肩者以經云周人貴肩故此略之前體臂臑為貴後體膊臑為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為貴臑脊橫脊在後為賤脅則正脅在前為貴短脅為賤故總云之屬以包之方氏慈曰俎者對豆之器俎大而豆小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坊記觴酒豆肉是也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夫祭以饗神為主然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所以明祭之有惠而已

孟子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脫冕而

行注孟子言孔子為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于宗廟當賜大夫以昨燔肉不至燔炙者為膳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

論語祭于公不宿肉注助祭于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惠

詩楚茨備言燕私鄭箋祭祀畢歸賓客俎豆孔疏祭
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于公不宿
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
之俎也歸之俎所以尊賓客

何氏楷曰鄭云祭祀畢歸賓客俎豆今案歸賓客俎
禮無明文惟孔子世家云魯郊不致膳肉于大夫孔
子不脫冕而行是亦歸俎之一証

蕙田案論語孟子兩條皆足為歸俎之証與
祭統明祭之必有惠正相發賓客尊于兄弟
豈有同姓有燕私有脰膳而賓客不先加以
神惠乎今定列于祭畢之後燕私之前

右歸賓俎

周禮春官鐘師凡祭祀奏燕樂

旄人凡祭祀舞其燕樂

詩小雅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傳燕而盡其私恩箋祭祀畢歸賓客俎豆同姓則留與之燕

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疏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脰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脰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朱子集傳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何氏楷曰諸父伯父叔父也燕通作晏晏之為言安也飲以合歡安之意也對異姓言則同姓為私孔云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若中庸以燕毛序齒列于旅酬逮賤之後以為武王周公所作自是此詩燕私之禮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福祿安女之敬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惠順也甚順于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顧子孫勿替而長行之

疏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于寢而奏之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咏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
朱子集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于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于寢也

何氏楷曰孔云神嗜飲食以下即慶辭也愚案此亦名為嘏少牢云上簋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即此類也簋餼同字

禮記坊記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注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言祭有酒食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

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

陳氏禮書先王之與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于路寢宰夫為主主與族人燕于堂后帥內宗之屬燕于房其物饋蒸所以合食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履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于西序下鄭氏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莫然後燕私

燕私者何也已而言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于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言族人燕飲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

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

注燕毛既祭而燕則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賢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朱子集註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語錄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眾齒餘者皆序齒

右燕私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注服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

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弟之國謂同姓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祐助故以膳服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總名服膳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服是社稷之肉膳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註云服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服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註云膳祭肉又案異義左氏說服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

廟之肉名曰膳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膳社稷之肉曰服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組上曰服熟居組上曰膳非鄭義耳對文服為社稷肉膳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共蜃器之蜃註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云兄弟共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知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服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服引之証同姓有歸服之事此文雖主兄弟之國至于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之証之國同故僖公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文武使孔賜伯舅胙云胙膳肉周禮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使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于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皆得服膳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服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服膳也

薛氏士隆曰腥曰服熟曰膳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服宗廟主熟故謂之膳兄弟之國親也故兼服膳以賜之諸侯之國疎也故歸服而已故服膳以親兄弟之國歸服以交諸侯之福是也

蕙田案大行人言服不言膳賈疏以為文不具足也不必如薛氏親疎之說左傳天子有事膳焉是異姓亦膳不止歸服也

秋官大行人歸服以交諸侯之福

注交或往或來者也疏交或往或來者欲見臣有祭祀之事

亦得歸胙于王故王藻云臣致膳于君有章桃菊是也案宗伯云服膳本施同姓尊二代之後亦得之此言服不言膳文不具

鄭氏錡曰諸侯之于天子有致福之禮天子之祭亦歸之以胙是謂歸胙蓋諸侯以福致之王王祭畢亦取胙肉以歸之乃所以交其福

春秋僖公九年左氏傳夏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

胙注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注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

二十四年左氏傳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

伯將享之問禮于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

客天子有事膳焉注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

定公十四年穀梁傳天王使石尚來歸服注服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

與之共福服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服熟曰膳

右歸服膳

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

午猶繹注繹陳昨日之禮又祭所以賓尸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

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穀梁傳繹祭者祭之明日之享

賓也疏案少牢饋食之禮卿大夫當日賓尸天子諸侯明日賓尸者天子諸侯禮大故異日為之卿大夫以下禮小故當日即行其三代之名者案爾雅

云夏曰復昨殷曰彤周曰繹是也謂之復昨者復前日之禮也謂之彤者彤是不絕之意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禮也

禮記郊特牲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

矣注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疏此一經論衛失禮之事繹祭當于廟門外之

西堂今乃于庫門內祊當廟門外西室今乃于廟門外東方釋宮云門謂之祊孫

炎云謂廟門外禮器云為祊乎外故鄭知祊在廟門外也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

神之處故鄭知西室也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

繹又于其堂也祊是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同時也春秋

宣八年壬午猶繹者云繹又祭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火名

曰繹也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賓尸也但于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又

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

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在祭之明日于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

禮也上大夫曰儻尸與祭同日于廟堂之上而行禮也方氏慈曰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陸氏佃曰祊在當日繹在明日故曰繹又祭也鄭氏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非是也然則繹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為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堂視之亦外也故祊門內也又曰詔祝于室而出于祊周氏謂曰詩之序曰絲衣繹賓尸也詩又曰祝祭于祊蓋廟門外謂之祊而繹者紬繹而求之也繹之于祊一祭也繹言其意祊言其地今若離之為二祭其

蕙田案延平謂繹之于祊一祭也繹言其意祊言其地極是山陰以祊為廟門內是以繹在廟門外非

家語公西赤問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高子畢問于孔子曰周禮繹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

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詩大雅鳧鳧鳧鳧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注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日夜不寢也二人謂父母

人謂父母案有司徹上大夫饋尸別立一人為侑

以助尸繹祭與饋尸同故知一人容尸與侑也

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酒殽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朱子集傳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語錄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飲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

徐氏常吉曰楚茨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轉為次日之燕也燕于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何氏楷曰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蓋是日先行繹祭之禮而後享尸孔云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黃佐云禮祭統云尸在廟門外則全于臣在廟中則全乎君為其近于祖也祭之明日不忍輒忘也是故以賓禮燕之也故曰讀鳧鳧而益知周人仁義之兼至矣

詩序絲衣繹賓尸也

之祭謂之為繹以實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

絲衣其紆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

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傳絲衣祭服也紆繫鮮貌俵俵恭順貌基門塾

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吳諱也考成也箋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灌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繫禮之次也鼎鬯弁上謂之鼐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于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諱不敖慢也此乃壽考之休徵疏基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于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繹于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故註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曰為祊乎外註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于廟門外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註言之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于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繹之禮至旅酬而用兕觥變于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于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繹所以無兕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即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

爾雅繹又祭也

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

周曰繹

春秋經曰壬午猶繹

陳氏禮書禮有正祭之枋有繹祭之枋于祊求諸遠

者也祊于西尊其右也詩云以往烝嘗或剝或烹或

肆或將而繼之以祝祭于祊此正祭之祊也禮言設

祭于堂為祊乎外家語云言繹祭于祊此繹祭之祊

也正祭之祊位于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祊為

門內繹祭之祊位于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

以祊于門外蓋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

祭謂之祊而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特施于天子

諸侯賓之名亦施于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

堂故謂祊于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孔穎達申之

云求神在室接尸在堂于義或然卿大夫有賓尸則

正祭無加爵無陽厭下大夫無賓尸故正祭有加爵

有陽厭必于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
 繹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公羊曰繹者何
 祭之明日是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掃堂
 攝酒迎尸而賓之是也繹于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
 徂牛是也賓尸于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
 載尸俎是也蓋正祭重而主于禮神繹輕而主于禮
 尸重故省牲視具在宗伯輕故使士焉則絲衣其紉
 載弁俛俛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于禮神故在室
 主于禮尸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
 之事也考之儀禮大夫正祭不迎尸而賓尸迎之正
 祭有祝而賓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賓尸先獻後薦
 正祭之鼎五賓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賓尸之
 牲體進腍正祭之魚縮載賓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

獻尸而尸酢之于獻祝佐食之前賓尸主人獻尸而
 尸酢之于獻侑之後凡此皆與正祭不同則主人迎
 尸尸後酢主人所以伸主人也先獻後薦而進下所
 以醉飽尸也其飲至于無算其罰至于兕觥則繹祭
 可知矣

蕙田案爾雅釋宮云祊謂之門祊有二一則
 祭之祊楚茨詩祝祭于祊郊特牲索祭祝于
 祊註疏並以為正祭之祊是也一繹祭之祊
 郊特牲祊之于東方注疏以為繹祭之祊家
 語周禮繹祭于祊是也其祊之所在爾雅釋
 宮但云祊謂之門而注疏之家有以為門內
 者楚茨毛傳鄭箋孔疏朱傳是也有以為門
 外者禮器為祊于外疏郊特牲索祭祝于祊

注祊之于東方注是也有以廟門內外皆有
祊稱者爾雅邢疏是也其以廟門為言者則
禮器孔疏以為西旁郊特牲鄭注以為西室
孔疏以為西堂又各不同今據爾雅祊謂之
門既不明言內外而楚茨鄭箋以為孝子不
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
待賓客之處于理可通而繹祭之祊注疏並
以為廟門外者則以禮器言為祊乎外之語
不知此特對設祭于堂言故以為外其實非
廟門之外也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
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蓋祭祀之禮皆行
于廟門之內不當在廟門之外則廟門外之
說恐非也且均之祊也正祭之祊在廟門之

內繹祭之祊則在廟門之外于義何取耶爾
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儀禮所謂東塾西塾尚
書所謂左塾右塾是也此廟門兩旁稱祊不
稱塾則祭不在塾明矣祊祭之所當在廟門
內之西南何者月令疏祀竈祀門祀行先設
席於廟門之奧賓主之禮主人在阼賓在西
待賓客之處自亦在西奧尊者所居則祊祭
必當在西南隅矣其或言堂或言室者蓋統
門內外而言則門外為堂門內為室止就門
內而言亦可稱堂如房無北壁謂之北堂稱
堂稱室蓋異名而同處也至于繹與祊或以
為一或以為二繹與賓尸或以為一或以為
二其以繹與祊為一者郊特牲孔疏繹祭當

于廟門外之西堂祭統孔疏禘謂明日繹祭
出廟門旁廣求神于門外之禘是也以繹與
禘為二者郊特牲鄭注禘之禮宜于廟門外
之西室繹又于其堂是也其以繹與賓尸為
一者春秋定八年猶繹杜註繹又祭陳昨日
之禮所以賓尸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
享賓也絲衣繹賓尸孔疏繹祭之禮主為賓
事此尸是也其以繹與賓尸為二者爾雅邢
疏天子諸侯謂之繹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少
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與祭同日若
然是亦與賓尸事不同矣詩序言繹者是此
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是也今案爾雅以
繹為又祭則繹是祭名其曰禘者祭之所也

其曰賓尸者既祭燕尸于堂也則是繹祭在
于禘繹與禘止一祭非繹祭之時復有禘祭
也賓尸在于堂繹與賓尸為二事非即指賓
尸為繹祭也統言之皆曰繹故鄭氏謂繹又
于其堂言賓尸必于堂也陳用之云禘其位
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此為得之諸儒或
混而言之或離而言之故前後多牴牾今類
而考之附辨于後以俟論禮者質焉

附辨注疏正祭繹祭二禘

詩楚茨祝祭于禘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
賓客之處孔疏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郊特牲索祭祝于禘
孔疏此索祭是
正祭日之禘

蕙田案以上據注疏以為正祭之禘

禮器為禘于外鄭注禘祭明日之繹祭也祭統而出于禘孔疏禘謂明日繹
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于門外之禘郊特牲禘之于東方鄭注禘之禮宜于

五畫
廟門外之西室釋又于其堂
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

蕙田案以上據注疏以為繹祭之禘

郊特牲孔疏禘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詩楚茨云祝祭于禘與祭同日二是繹祭之時即上文云禘之于東方是也今此索祭是正祭日之禘

方氏慤曰設祭于堂言正祭之時也為禘乎外言索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之為門言外以見堂之為內祭言其事也禘言其所也何氏楷曰郊特牲于直祭祝于主之下即繼之曰索祭祝于禘禮器于設祭于堂之下即繼之曰為禘乎外互相備也皆曰于彼乎于此乎蓋汲汲乎求神也

蕙田案楚茨祝祭于禘為正祭之禘郊特牲禘之於東方為繹祭之禘注疏無悞其禮器

祭統二條鄭注以為繹祭案禮器設祭于堂正祭也為禘于外亦正祭之禘也不應上言正祭下遽言繹祭而總結之曰于彼于此也如繹于堂之說則繹止一祭耳安得既繹祭于堂又禘祭于門乎注家之失蓋以繹祭之禘為在廟門外而以為禘于外當之不知此特對堂而言故廟門為外非謂禘在廟門之外而繹祭之在廟門外亦未見其必然也觀下文曰于彼乎于此乎明與郊特牲同義何以于郊特牲指為正祭之禘于禮器又指為繹祭之禘乎祭統詔祝于室而出于禘此即郊特牲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禘之事故鄭注亦以索祭釋之孔疏乃以為繹祭是同一

索祭而于郊特牲訓以正祭于祭統訓以繹祭亦前後乖違矣今定此二節俱當為正祭之祊

附辨注疏祊有門內門外

詩楚茨毛傳祊門內也鄭箋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郊特牲索祭祀于祊孔疏求神于廟門內

蕙田案以上以祊在廟門內

禮器孔疏祊謂明日繹祭在于廟門外之西旁祭統孔疏祊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求神于門外之祊郊特牲祊之于東方鄭注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爾雅釋宮孫炎云祊謂廟門外

蕙田案以上以祊在廟門外

詩楚茨孔疏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爾雅釋宮邪疏廟門內外皆有祊稱

蕙田案以上以祊兼門內門外

陸氏佃曰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為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堂視之亦外也故稱門內也

何氏楷曰案爾雅祊作閑云閑謂之門說文祊一作槩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傍徨是則祊祭自在門內原無二祊禮器所謂設祭于堂為祊乎外蓋對堂而言則門為外非謂祊在門外也

蕙田案爾雅釋宮但以祊為門不言門內外而注疏諸家以正祭之祊為門內者一則鄭氏以為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孔疏引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其待之迎于大門之內以為門內之証一則孔疏以為釋宮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二說是也其以繹祭之祊為門外者則以禮器為祊乎外一語不知禮器所言並是正祭而非繹

祭外之云者亦以門對堂而為外非謂門之外也且繹祭之祊與正祭之祊同一祊耳而一在門內一在門外於義何取求其說而不得則曰內外皆有祊稱亦調停兩歧之說也郊特牲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夫祊于東方為失則祊于西方非失矣繹於庫門內為失則繹于廟門內非失矣何必強分內外鑿空附會以成其說耶

附辨注疏祊繹賓尸異同

郊特牲孔疏繹祭當于廟門外之西堂 祭統孔疏祊謂明日繹祭出廟門旁廣求神于門外之祊 家語公西赤問周禮繹祭于祊

蕙田案此以繹與祊為一事

郊特牲鄭注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

蕙田案此以繹與祊為二事

春秋定公八年猶繹杜注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胡傳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 穀梁傳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楊疏卿大夫當日賓尸天子諸侯明日賓尸 詩鳧鷖篇朱子詒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飲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 絲衣小序繹賓尸也孔疏繹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

蕙田案此以繹與賓尸為一事

爾雅釋祭邢疏天子諸侯謂之繹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與祭同日若然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詩絲衣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 周頌絲衣孔疏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

蕙田案此以繹與賓尸為二事

周氏謂曰繹之于祊一祭也繹言其意祊言其地今若離之為二祭非也

何氏楷曰蓋是日先行繹祭之禮而後享尸孔云言公尸來燕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

陳氏禮書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

音
之祊而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施于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于卿大夫

蕙田案爾雅以繹為又祭則繹是祭名其曰祊者祭之所也家語云周禮繹祭于祊是也其曰賓尸者既祭而燕尸于堂也朱子訓鳧鷖以為祭之明日繹而賓尸是也故繹祭在于祊賓尸在于堂繹與祊止一祭繹與賓尸為二事非即指賓尸為繹祭統言之皆曰繹陳用之說最為得之諸儒或離一事為兩事或合兩事為一事故說多難通

附辨陳氏浩繹祊在廟門外西堂西室

陳氏浩曰繹是堂上接尸祊是室內求神皆一時之事繹之禮當于廟門外之西堂祊當在廟門外西室

蕙田案此以繹與祊分作兩事一悞謂俱在

廟門外二悞又於廟門外分西堂西室而以繹祊分屬之三悞

右繹祭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九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僕總纂禮部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九十

宗廟時享

漢書文帝本紀文帝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

景帝本紀元年詔高廟酎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

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故以薦宗廟酎直秋反

武帝本紀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

如法奪爵者百六

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韋元成傳漢時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

所

六十八者郡國之數百六十七者宗廟之數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

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

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

歲二十五祠

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驅婁又嘗棗八月先夕饋

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

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

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

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

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

漢舊儀宗廟八月飲酎用九太牢皇帝侍祠 寢廟月

一太牢四上食 十二月一太牢餽食與閏月十三

嘗祠正月嘗薤又嘗羔 六月嘗黍 七月歲事 八

月嘗酎特牛 九月嘗鴈 十月嘗稻 十一月歲事

及賽禱 凡正祠一歲二十二 原廟一歲十二祠有

閏加一祠皆用太牢月游衣冠以廟餽事之曰歲凡十

二祠立秋驅婁又嘗麻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皇帝

會諸侯酎金廟中以上計儀設九賓陪位它祠無有

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 十一月嘗文臧未詳 十二

月臘二太牢 十二月擊牛飲酌無飯故先夕餽殮文

帝所加以正月日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酒 園廟一歲

四祠皆太牢七月歲事 十二月歲事臘以亥日初歲

椒酒凡四祠皆太牢凡一歲大祠五十二小祠千一百

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繡衣之皇帝暮親牲以鑑遂

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

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而即更衣中侍上熟

行禮齋日四法食丈二尺拒案以陳三十六肉六氣穀

飯贊饗一人秩六百石主贊天子太祝令主薦酒太牢

令主饌陳太常主導贊烝舉廟中非法八月諸侯王耐金助祭以九太牢用豚八百枚釧羨三百雞鳧鴈魚皆千枚賜中都官吏卒以丁廟旁牛四十頭助供樂用三千四百二十八人祠立九旗於庭下功臣四十人食堂下西階南凡上堂上後房中婦子祠用禾稷長八尺廣八寸深四寸凡八十一祭御僕媵公祭於廟門外塾上用壺酒四脛骨藥西箱歌秦海龜龍舞武德文始五行蕙田案祭不欲䟽䟽則怠祭不欲數數則瀆先王之制歲以四祭爲正又有禘祭以追遠裕祭以合食可謂仁至義盡矣而其致敬孝享自庀牲卜日誓戒致齊裸獻迎牲殺牲燔燎薦血薦爛薦俎薦豆籩黍稷其時則自三月前十日前一日各有期限其物則牢酒饗

鼎皆有定數其人則太宰宗伯祝史下至羊人雞人皆有定職其禮入廟朝踐饋食九獻皆有定節夫子論周禮所謂監二代而郁郁乎文者殆如是矣自秦變古制漢初典章散亡叔孫通號爲習禮隨時迎合上意因陋就簡一切爲權宜之制于是古先制度紊滅幾盡即當時制度典冊踈畧其詳亦不可得聞今所考見者唯漢舊儀所載略見祭祀之節宗廟八月飲酎彷彿秋嘗之意而春祠夏禘冬烝之禮廢矣寢廟正祠一歲二十有二薦新之享雜出不倫原廟一歲十二祠閏加一祠園廟一歲四祠凡歲大祠五十二小祠千一百而月游衣冠更屬不經伊古迄今祭禮

之壞亂未有甚于西京者也惟八月飲酎儀
 夕牲明水火鸞刀薦血毛上熟畧存古意然
 法食丈二尺諸侯王耐金助祭以九太牢用
 豚八百枚鉶羹三百雞鳧鴈魚皆千枚賜官
 吏卒牛四十頭供樂用三千四百餘人更不
 知何為也自漢禮壞于叔孫而先王之制不
 可復矣

漢書禮樂志漢興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
 神于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
 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
 登歌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
 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通所奏作也美
 神明既享也皇帝就酒東箱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

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帝姬也姓唐山周
 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
 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至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
 侯寬備其簫箎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
 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
 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
 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
 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師古曰言自制也
 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師古曰遵前代之法孝景采武德舞以為
 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
 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

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

蘇林

曰言昭容樂生于武德舞 劉奉世曰予謂主出者此舞出則主奏之故下文云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禮容者主出文

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

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蕙田案禮樂志稱漢興樂家有制氏

服虔曰魯人善樂事

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師古曰鏗鏘金石之聲也

是當時古樂猶

存但樂工習其器而不能心知其意耳倘樂

經未亡儒者得而討論之則猶可庶幾也奈

篇章盡燔于火叔孫止因秦樂人而制樂宜其

去古遠矣然古宗廟樂有四節登歌下管興

舞間歌合樂見于儀禮而可想見虞廷之制

作者叔孫所制猶彷彿其條理焉勝于後世

多矣漢廟舞文始即招舞五行舞即周舞周

舞者大武也上述虞舜下繼文武有深意焉

是漢雖有武德昭德自制之舞而前代之舞

猶存猶古大合樂之意矣蓋漢初雖遭秦廢

古之後而樂工金石之器不與詩書並火故

僅存焉

又案志云河間獻王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

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

及郊廟皆非雅聲則叔孫所作尚非雅音而

河間所獻又復不存蓋古樂之難言久矣

觀承案樂義可以心悟鏗鏘鼓舞不可以言

傳漢世去古未遠古樂音節尚存其一二故

制氏世官略能循習其度數班史反惜其不

能言樂義不知在今日樂義尚能言之正難
在紀其鏗鏘鼓舞爾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晉灼曰四縣樂四縣也天子宮

縣師古曰謂設宮縣而高張之縣古懸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衆多仰視高遠如雲

日之杳冥也金支秀華庶旒翠旌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秀華中主有華

羽為之也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金支秀華瓚說是也庶衆也庶旒翠旌謂析五采羽注翠旌之首而為旌耳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為樂名如六英也師古曰肅敬也言

歌者敬而唱諧和之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師古曰娛戲也言庶幾神來宴戲聽此樂也粥粥音

送細一人情晉灼曰粥粥敬懼貌也細微也以樂送神微感人情使之齊肅也師古曰粥音弋六反忽乘青元

熙事備成師古曰言還神禮畢忽登青天而去福熙之事皆備成也清思眇眇經緯冥冥蘇林曰眇音窮師古曰眇眇幽靜也經緯謂經緯天地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師古曰言臣下各竭其心致誠敬也勅身齊戒施教申

申應邵曰勅謹敬之貌師古曰齊讀曰齋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

爰轅師古曰熙亦福也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爾雅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銘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轅字與臻同

王侯秉德其隣翼翼師古曰隣言德不孤必有隣也翼翼恭敬也顯明昭式清明

曾矣皇帝孝德師古曰曾古暢字暢通也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師古曰謂匈奴詔撫成師武臣承德師古曰成師言

各置部校師出以律也春秋左氏傳曰成師以出行樂交逆簫勺羣慝晉灼曰簫舜樂也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師古曰言制定新樂教化流行則逆亂之徒盡交歡也慝惡也勺讀曰酌肅為濟

哉蓋定燕國師古曰匈奴服從則燕國安靜無寇難也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李奇曰愉愉暉也師古曰蕩蕩廣大貌也愉愉

和樂貌也懷思也言海以廣大之故眾水歸之王者有和樂之德則人皆思附也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

貴有德師古曰言大山以崔嵬之故能生養百卉明君以崇高其德故為萬姓所尊也

安其所樂終產師古曰萬物各安其所而樂終其產也樂終產世繼緒師古曰言傳祚無究

宗廟時享

飛龍秋游上天

蘇林曰秋飛貌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楊雄賦曰秋秋踰踰入西園其義亦同讀者不曉秋義或改此秋字為秣稷之秣失之遠矣

豐草萋女羅施

孟康曰萋音四月秀萋之萋盛貌也應邵曰女羅兔絲也延于松栢之上異類而猶載之况同姓言族親不可不覆

德長莫長被無極

師古曰回亂也言至德之善上遇也善何如誰能回古帝皇皆不如之而不可于亂

高賢愉樂民人

師古曰言王者有愉愉之德故使眾人皆安樂

大莫大成教

師古曰言王者有愉愉之德故使眾人皆安樂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

服虔曰與臣民之約師古曰鄉方也言王者之威取象雷電明

治本約澤弘大

師古曰政教有常則恩惠溥洽

加被寵咸相

師古曰言德政所加人被寵保渥則室家老幼皆相保也

德施大世曼壽

師古曰曼延也

觀承案澤弘大大字非韻疑誤李氏光地謂

應是久字愚意作久字便與保壽叶且下文

德施大者弘也世曼壽者久也正與此句收

應作結

都荔遂芳窠桂華

蘇林曰窠音窠睡之窠窠音窠下之窠孟康曰窠出窠入都良薛荔之香鼓動桂華也晉灼曰

桂華似殿名次下言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言樹此香草以繫齊其芳氣乃

遠于宮殿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歌都嬌桂英美芳鼓行如此復不得為殿名師古曰諸家說皆未盡也此言都良薛荔俱有芬芳桂華之形窠窠然也皆謂神宮所有耳

孝奏天儀若日月光

師古曰言以孝道進承于天神下降故有光

乘元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

師古曰署猶分部也一曰表也

桂華

師古曰署猶分部也一曰表也

蕙田案桂華是都荔遂芳十句章名宜附於

我署文章之後猶美芳二字附於克綽永福

之後也刻漢書者不知悞冠於馮馮翼翼之

上耳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

師古曰馮馮盛滿也翼翼眾貌也

吾易久遠燭明四

師古曰此

極

晉灼曰易疆易也久固也武帝自言拓境廣遠安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久猶長也自言疆易遠大耳非武帝時也不得云拓境

所愛美若休德

師古曰若順也休亦美也

杳杳冥冥克綽永福

師古曰綽緩也亦謂

美芳

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註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若矣

磴磴即即師象山則

孟康曰磴磴崇積也即即克實也師

鳴呼孝

衆也則法也積實之盛衆類于山也

延長

師古曰言王者有愉愉之德故使眾人皆安樂

五禮通考卷之九

宗廟時享

七

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李奇曰象譯也蠻夷遣譯致福貢也兼臨

是愛終無兵革師古曰兼臨言在上位者普包容也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師古曰饗字合韻皆音鄉孔甚

也臧善也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師古曰建侯封建諸侯也

易屯卦曰利建侯休美也令善也問名也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服虔曰侯惟也臣瓚曰天下蕩平惟帝之休德嘉承天和伊樂

厥福師古曰伊是也在樂不荒惟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師古曰浚深也師眾也則法也

殖生也舊久也翼翼敬也言有深法眾德故能生育羣黎久有善名其容甚敬也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師古曰帝謂天也下皆類此下民之樂子孫保光

師古曰言永保其光寵也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攷不忘師古不忘言長

久也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師古曰衆象山而為法言不騫不崩雲施稱民永受厥

福師古曰言稱物平施其澤如雲也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

無疆

右漢廟享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元年秋八月癸丑祠高祖太宗

世宗于懷宮

祭祀志建武二年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禘祀高祖為太

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

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

蕙田案東漢建武享祀之制可謂近古矣四

時禘祭于高廟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此

不祧之宗也餘帝以四孟月及臘一歲五祠

四孟之祭與祠祫烝嘗之義合臘祭與大禘

之義合不疏不數殆得禮之意者稽之周禮

六祭特少一禘耳禘祭始祖所自出三代以後荒遠無徵自宜從缺至祭南頓君以上至節侯于故園廟尤為不易

世祖本紀建武五年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廟注原再此謂已

立廟更立者為原六年夏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十年

春正月修理長安高廟秋八月己亥幸長安謁高廟

十五年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十八年三月

壬午祠高廟

祭祀志十九年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京兆尹侍祠冠

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在所郡縣侍

世祖本紀建武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明帝本紀永平二年冬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

永平三年冬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祭祀志注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

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

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

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

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形澤

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

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

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翌翌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以其初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

章帝本紀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十月丙辰祠高廟

注前書高廟飲酎音義云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丁孚漢儀式曰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寸若瑋瑁甲一鬱林用象牙一長三尺已上若翠羽各二十準以當金

元和元年九月辛丑祀舊宅園廟 元和二年二月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四月庚申假于祖禰告祠高廟九月丙申召濟南王康中山王馮會烝祭

為中宗明帝為顯宗

二祖謂高祖世祖四宗謂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

章和元年八月壬午遣使者祠昭靈后于小黃園已丑遣使祠沛高原廟

和帝本紀永元十五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舊宅癸丑祠園廟

安帝本紀永初七年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和熹鄧皇后紀永初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賜公

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

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祀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安帝本紀延光三年二月癸巳告祀二祖六宗夏四月乙丑假于祖禰閏十月乙未祠高廟

二祖高祖光武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

曰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順帝本紀陽嘉元年二月丁巳皇后謁高廟光武廟

永和二年十一月丙午祠高廟 東漢會要東漢制正月上于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

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 禮儀志宗廟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

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 後漢蔡邕宗廟祝嘏辭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於皇

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於長安享國十

有一世歷年二百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子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云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眾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齊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合嘉蔬香蕝鹹鹺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饗蔡邕九祝辭高皇帝使工祝承多福無疆於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於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蕙田案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此詞當是初遷告廟時也但史不載告廟事今附于此

右後漢廟享

三國魏志文帝本紀黃初元年十一月京都有事于太廟文獻通考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魏志韓暨傳黃初七年遷太常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祔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丞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

宋書樂志魏俞兒舞歌四篇

魏國初建所用後于太祖廟並作之

王粲造

予俞新福歌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荆震服五刃
 三革休安不忘備武樂脩宴我賓師敬用御天永樂
 無憂子孫受百福常與松喬遊蒸庶德莫不咸歡柔
 弩俞新福歌 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
 若神綏我武烈篤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
 安臺新福歌曲 我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陳我廣庭
 式燕賓與師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
 延壽尸千載莫我違
 行辭新福歌曲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
 橫逝自古立功莫我弘大桓桓立四國爰及海裔漢
 國保長慶垂祚延萬世

蕙田案以上魏

晉書禮志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

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
 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為制夕牲必躬臨拜
 鍾雅傳雅轉尚書右丞時有事于太廟雅奏曰陛下繼
 承世數于京兆府君為元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
 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
 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
 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
 義取于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
 所奏

禮志成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
 時之祀

蕙田案本紀后崩於四年六月今依禮志

成帝本紀咸康二年夏四月丁巳皇后見於太廟

穆帝本紀皇后見於太廟

禮志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蕙田案以女殤廢親祭非禮也

晉宗廟歌十一篇 傅元造

祠廟夕牲歌 我夕我牲猗歟敬止嘉豢孔時供茲

享祀神鑒厥誠博碩斯歆祖考降饗以虞孝孫之心

祠廟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日鑒在茲以時享祀神

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享之祚我無疆受天之祐赫

赫太上巍巍聖祖明明烈考丕承繼序

祠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神明戾止申錫無疆

祇承享祀假哉皇祖綏予孫子燕及後昆錫茲繁祉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庭薦祀在堂皇皇宗廟

乃祖先皇濟濟辟公相予烝嘗享祀不忒降福穰穰

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實司于天顯矣皇祖

帝祉肇臻本支克昌資始開元惠我無疆享祀永年

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顯顯令德高明清亮

匪競柔克保乂命祐基命惟則篤生聖祖光濟四國

祠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聖德欽明勤施四方夙

夜敬止載敷文教載揚武烈匡定社稷龔行天罰經

始大業造創帝基畏天之命于時保之

祠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克明克哲旁作穆穆惟

祇惟畏纂宣之緒耆定厥功登此儁乂糾彼羣凶業

業在位帝既勤止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祠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允文文皇聰明叡智聖
敬神武萬機莫綜皇斯清之虎兕放命皇斯平之柔
遠能邇簡授英賢創業垂統勲格皇天

祠廟饗神歌二篇 曰晉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
禮樂具舉惟其來祭普天率土犧樽既奠清醑既載
亦有和羹麋羞斯備蒸蒸永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
神樂其和祖考來格祐我邦家敷天之下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禮儀有容鐘鼓振管
絃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肅肅在位臣工濟濟
小大成敬上下有禮理管絃振鼓鐘舞象德歌詠功
神胥樂兮肅肅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相惟辟公
禮有儀樂有則舞象功歌詠德神胥樂兮

晉江左宗廟歌十三篇 曹毗造十一首 王珣造二

首

歌高祖宣皇帝曹毗 於赫高祖德協靈符應運撥亂

釐整天衢勲格宇宙化動八區肅以典刑陶以元珠
神石吐瑞靈芝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歌世宗景皇帝 景皇承運纂隆洪緒皇維重抗天
暉再舉蠢矣二寇擾我揚楚乃整元戎以膏齊斧疊
疊神算赫赫王旅鯨鯢既平功冠帝宇

歌太祖文皇帝 太祖齊聖王猷誕融仁教四塞天
基累崇皇室多難嚴清紫宮威厲秋霜惠過春風平
蜀夷楚以文以戎奄有參墟聲流無窮

歌世祖武皇帝 於穆武皇允龔欽明應期登禪龍
飛紫庭百揆時序聽斷以情殊域既賓僞吳亦平晨
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擊壤路垂頌聲

四百七十
歌中宗元皇帝 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
籠江漢仰齊七政府平禍亂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
光更耀金輝復煥德冠千載蔚有餘粲

歌肅祖明皇帝 明明肅祖闡弘帝祚英風夙發清
暉載路姦逆縱忒罔式皇度躬振朱旗遂豁天步宏
猷淵塞高羅雲布品物咸寧洪基永固

歌顯宗成皇帝 於休顯宗道澤元播式宣德音暘
物以和邁德蹈仁匪神弗過敷以純風濯以清波連
理暎阜鳴鳳棲柯同規放勛義蓋山河

歌康皇帝 康皇穆穆仰嗣洪德爲而不宰雅音四
塞閑邪以誠鎮物以默威靜區宇道宣邦國

歌孝宗穆皇帝 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耀
景扶桑垂訓華幄流潤八荒幽贊元妙爰該典章西

僭蜀北靜舊疆高猷遠暘朝有遺芳

歌哀皇帝 於穆哀皇聖心虛遠雅好元古大庭是
踐道尚無爲治存易簡化若風行民猶草偃雖曰登
遐徽音靡闡悒悒雲韶盡美盡善

歌太宗簡文皇帝 皇矣簡文於昭于天靈明若
神周淡如淵冲應其來實與其遷媿媿心化日用不
言易而有親簡而可傳觀流靡遠求本愈元

歌烈宗孝武皇帝 天鑒有晉欽哉烈宗同規文
考元默允龔威而不猛約而能通神鉦一震九域來
同道積淮海雅頌自東氣陶淳露化協時雍

四時祠祀歌

曹毗

肅肅清廟巍巍聖功高區牙賓禮儀有

容鐘鼓震金石熙宣兆祚武開基神斯樂兮理管絃來斯
和說功德吐清歌神斯樂兮洋洋元化潤被九壤民無不

悦道無不往禮有儀樂有式詠九功永無極神斯樂兮

蕙田案以上晉

右魏晉廟享

通典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着平冕龍袞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烏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大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

宋書禮志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於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並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案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於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

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於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邃等三人謂舊儀爲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娛議參詳邃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娛珉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宜遵舊禮詔可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今禮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娛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領祠部謝元議以爲遵依禮傳

使有司行事於義爲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罔極必在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無所稱述於義有據請聽如元所上詔可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司奏來七月十五日嘗祀太廟章皇太后廟輿駕親奉而乘輿辭廟親戒太子合親祠與不且今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天案禮宮中有故三月不舉祭皇太子入住上宮於事有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太子有撫軍之道而無專御之義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太子監國雖不攝至於宗廟則昭穆實存謂事不可亂又云有故則使人准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天札則實同宮一體之哀理不得異設今得祀令猶無親

奉之義博士郁議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長子主
器出可守宗廟以爲祭主易象明文監國之重居然親
祭皇女天札時既同宮三月廢祭於禮宜停二議不同
尚書參議宜以郁議爲允詔可 二年十一月乙丑朔有
司奏四時廟祀吉日已定遇雨及舉哀舊停親奉以有
司行事乞下使禮官博議於禮爲得遷日與不博士江
長議禮記祭統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儀
鄭元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德不損愚以爲有故則
必使人者明無遷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
常丞陸澄議案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鄭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爲此謂在致齋祭事
盡備神不可瀆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
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親祠於太廟庚戌車駕夕牲

辛亥兩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矜也求之古禮
未乖周制案禮記孔子答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
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爲之
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猶可廢推此
而降可以理尋今散齋之內未及致齋而有輕哀甚雨
日時展事可以延敬不愆義情無傷正典改擇今日夫
何以疑愚謂散齋而有舉哀若雨可更遷日唯入致齋
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啟
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遷日更郊事見施用郊之與廟
其敬可均至日猶遷况散齋耶殿中郎殷淡議曾子問
日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縱有故則使人清廟敬重郊
裡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
以麤鼠食牛改卜非禮晉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

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為准愚謂日蝕廟火
 天譴之變廼可遷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眾議不
 同參議既有理據且晉氏遷郊宋初遷祠並有成准謂
 孟月散齋之中遇雨及舉輕哀宜擇吉更遷無定限數
 唯入致齋及侵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蕙田案事重則遷日小故不改期於義亦可

通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卿
 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所以有
 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
 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
 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况於太子妃乎博士
 司馬典之議夫總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

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
 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芬馥享祠尋此語意非使
 有司此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為廢况皇太子妃及大功
 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領軍長史周
 景遠議案禮總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
 妃既未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
 之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右
 丞徐爰議以為禮總不祭蓋惟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絕
 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
 應祭君不得齊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
 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
 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
 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廢尋蔚

五音六
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為允過卒哭祔廟一依常典詔
可

蕙田案此議謂大功廢祭不使人攝義亦可
通

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
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
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
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芟舍夏苗則以享禘治兵
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
秋之日台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驅劉乘輿入囿躬執
弩以射牲以鹿麇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
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龢所
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晏講武教人

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
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禮四
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
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
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行事
詔可

明帝本紀泰始元年十二月壬午車駕謁太廟

禮志明帝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來七月嘗祀二
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進觴爵及拜伏又
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皇后今月二十
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下禮
官議正太學博士劉緄議尋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烝
嘗奉薦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為後著於魯史以

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
章皇太后廟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
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
稱皇帝諱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
儀理不容備考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太常丞虞愿議
夫烝嘗之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姪弗祀君道雖
高臣無祭典案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
之日猶進觴爵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室謂宜進拜
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案禮過墓則軼過祀則下凡在
神祇尚或致恭况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北面兄
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皇后廟見之禮
本修虔為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
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

宮敬謁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復
薦告參議以愿議為允詔可

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之內
為親奉與不使下禮官通議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
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為權典魏晉以來卒哭而祔
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
而行事鄭元云唯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段暢
所以闕宗廟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
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為吉祭總麻之喪於祖考有
服者則亦不祭為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
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奉者
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
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期之中並不自祠

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服雖釋純哀內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不為曠仰思從敬竊謂為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所上詔可

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大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穆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嘗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不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於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博士顏熒等四人同山文兼太常丞韓賁議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旁尊也親執觴杓今孝武皇帝於至尊親惟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謂宜親執案昭皇太后於

主上親無名秩情則疏遠庶母在我猶子祭孫止况伯父之庶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之有司前左丞孫緬議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並是晉帝之伯今朝明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愜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而與章宣二廟同饗闕宮非唯不躬奉廼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詔緬議為允

樂志宗廟登歌八篇 王韶之造

祠北平府君登歌 綿綿遐緒昭明載融漢德未遠

堯有遺風於穆皇祖永世克隆本枝惟慶貽厥靡窮

祠相國椽府君登歌 乃立清廟清廟肅肅乃備禮

容禮容穆穆顯允皇祖昭是嗣服錫茲繁祉聿懷多

福

祠開封府君登歌 四縣既序簫管既舉堂獻六瑚
 庭萬八羽先王有典克禋皇祖不顯洪烈永介休祜
 祠武原府君登歌 鐘鼓喤喤威儀將將溫恭禮樂
 敬享曾皇邁德垂仁係軌重光天命純嘏惠我無疆
 祠東安府君登歌 鑠矣皇祖帝度其心永言配命
 播茲徽音思我茂猷如玉如金駿奔在陛是鑒是歆
 祠孝皇帝登歌 烝哉孝皇齊聖廣淵發祥誕慶景
 祚自天德敷金石道被管弦有命既集徽風永宣
 祠高祖武皇帝登歌 惟天有命眷求上哲赫矣聖
 武撫運桓撥功並敷土道均汝墳止戈曰武經緯稱
 文烏龍失紀雲火代名受終改物作我宋京至道惟
 王大業有劭降德兆民升歌清廟
 奕奕寢廟奉璋在庭笙
 祠七廟享神登歌 并以歌章
太后篇

籥既列犧象既盈黍稷匪芳明祀惟馨樂具禮充潔
 羞薦誠神之格思介以休禎濟濟羣辟永觀厥成
 世祖孝武皇帝歌 謝莊
造 帝錫二祖長世多祜於穆獻
 考襲聖承矩元極弛馭乾紐墜緒闢我皇維締我宋
 宇刷定四海肇構神京復禮輯樂散馬墮城澤物九
 有化浮八瀛慶雲承掖甘露飛薨肅肅清廟徽徽闕
 宮舞蹈象德笙磬陳風黍稷非盛明德惟崇神其歆
 止降福無窮

章廟舞樂歌詞 雜歌悉同用太廟
詞唯三后別撰 殷淡造

賓出入奏肅成樂歌詞二章 彛承孝典恭事嚴聖
 浹天奉齎罄壤齊慶司儀具序羽容夙彰分枝颺烈
 黼構周張助寶奠軒耐珍充庭璆縣凝會涓朱竚聲
 先期選禮肅若有承祗對靈祉皇慶昭膺 尊事威

儀暉容昭叙迅恭神明梁盛牲俎肅肅嚴宮藹藹崇
 基皇靈降祉百祗具司戒誠望夜端列承朝依微昭
 旦物色輕宵鴻慶遐邇嘉慶令芳翊帝明德永胙流
 光

牲出入引牲樂歌詞 維誠潔饗維孝奠靈敬芬黍

稷敬滌犧牲駢繭在豢載溢載豐以承宗祀以肅皇

衷蕭芳四舉華火周傳神監孔昭嘉是柔牲

薦豆呈毛血奏嘉慶樂歌詞 肇禋戒祀禮容咸舉

六典飾文九司昭序牲柔既昭犧剛既陳恭滌惟清

敬事惟神加籩再御兼俎重薦節動軒越聲流金縣

奕奕闕幄媿媿嚴闈潔誠夕鑑端服晨暉聖靈戾止

翊我皇則上綏四裔下洋萬國永吉孝饗孝饗有容

儉僚贊列肅肅雝雝 右夕牲歌詞

迎神奏韶夏樂歌詞 闕宮黜黜復殿微微璿除肅

照釭壁彤輝黼帝神凝玉堂嚴馨園火夕耀方水朝

清金枝委樹翠銜竚縣渟波澄宿華漢浮天恭事既

夙虔心有慕仰降皇靈俯寧依胙

皇帝入廟北門奏永至樂歌詞 皇明曾矣孝容以

昭鑾華羽迺拂漢涵瀉申申嘉夜翊翊休朝行金景

送步玉風韶師承祀則肅對禋祧

太祝裸地奏登歌樂詞二章 帝容承祀練時涓日

九重徹關四靈賓室肅倡函音庶旄委佾休靈告饗

嘉慶尚芬玉瑚飾列桂簋昭陳具司選禮翼翼振振

裸崇祀典酌恭考時禮無爽物信靡媿詞精華孚

曾誠監昭通升歌翊節下管調風皇心履變敬明尊

親大哉孝德至矣交神

皇帝還東壁受福酒奏嘉時之樂舞詞 禮慶洽福
時昌皇聖膺嘉祐帝業凝休祥居極乘景運宅德瑞
中王澄明臨四表精華延八鄉洞海周聲惠徹寓麗
乾光靈慶纏世祉鴻烈永無疆

送神奏昭夏之樂舞歌詞二章 大孝備盛禮豐神

安留嘉樂充旋駕聳汎青穹延八虛闢四空藹流景

肅行風 昭融教緝風度戀皇靈結深慕解羽縣輟

華樹背璿除端玉輅流汪濊慶國步

皇帝詣便殿奏休成之樂歌詞 醴醴具登嘉俎咸

薦饗洽誠陳禮周樂徧祝詞罷裸序容輟縣蹕動端

庭鑿田嚴殿神儀駐景華漢亭虛八靈案衛三祗解

途翠蓋耀澄畢奕疑宸玉鑣息節金輅懷音式誠遠

孝底心肅感追憑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昭

明仰福帝徽俯齊庶生

蕙田案以上宋

南齊書禮志建元元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
竟次至昭后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為疑欲使廟僚行
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
劉瓛瓛對謂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為薄廟僚即是
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
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為便從之

通典喪廢祭議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在諒闇尚書令

王儉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代源由甚遠殷

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惟宴樂為譏春秋之義

嗣君踰年則會聘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

好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

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案禮稱武王崩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著在經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宋明帝時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曾不知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晉武在喪每欲伸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通儒守而弗革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事則負宸親臨三元告始則會朝萬

國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喪典謂宜依禮親奉從之

文獻通考齊武帝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起麩餅鴨臠孝皇后荀鴨卵脯鶩炙白肉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先時帝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如家人禮

司馬氏光曰昔屈到嗜芟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况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而况降祀祖

五音四
考於私宮使庶婦尸之乎

南齊書樂志太廟樂歌辭周頌清廟一篇漢安世歌十
七章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二
十六句其辭稱述功德建安十八年魏國初建侍中王
粲作登歌安世詩說神靈鑒饗之意明帝時侍中繆襲
奏安世詩本故漢時歌名今詩所歌非往詩之文襲案
漢禮志云安世樂猶周房中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
后妃之德宜改安世名正始之樂後續漢安世歌亦說
神來宴饗無有后妃之言思惟往者謂房中樂為后妃
歌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歌先祖功德下堂詠宴享
無事歌后妃之化也于是改安世樂曰饗神歌散騎常
侍王肅作宗廟詩頌十二篇不入於樂晉泰始中傅元
造宗廟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肆夏歌詩一篇登歌七

廟七篇元云登歌歌盛德之功烈故廟異其文至于饗
神猶周頌之有瞽及雍但說祭饗神明禮樂之盛七廟
饗神皆用之夏侯湛又造宗廟歌十三篇宋世王韶之
造七廟登歌七篇昇明中太祖為齊王令司空褚淵造
太廟登歌二章建元初詔黃門侍郎謝超宗造廟樂歌
詩十六章永明二年尚書殿中曹奏太祖高皇帝廟神
室奏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詩郊應須歌辭穆皇后廟
神室亦未有歌辭案傅元云登歌廟異其文饗神十室
同辭此議為允又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
並多八句然後轉韻時有兩三韻而轉其例甚寡張華
夏侯湛亦同前式傅元改韻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
王韶之顏延之並四韻乃轉得賒促之中顏延之謝莊
作三廟歌皆各三章章八句此于序述功業詳畧為宜

五百四
今宜依之郊配之日改降尊作主禮殊宗廟穆后母儀
之化事異經綸此二歌爲一章八句別奏事御奉行詔
可尚書令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配辭

羣臣出入奏肅成樂歌辭 絜誠底孝孝感煙霜夤
儀式序肅禮綿張金華樹藻肅哲騰光殷殷升奏嚴
嚴階庠匪椒匪玉是降是將懋分神衷翊祐傳昌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辭 肇祀嚴靈恭禮尊國達敬
敷典結孝陳則芬滌既肅犧牲既整聳誠流思端儀
選景肆禮佇夜綿樂望晨崇席皇鑒用饗明神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辭 清思眴眴閔寢微微
恭言載感肅若有希芬俎具陳嘉薦兼列凝馨煙颺
分照星晷睿靈式降協我帝道上登五緯下陶八表

右夕牲歌辭

迎神奏昭夏樂辭 涓辰選氣展禮恭祗重闈月洞
層牖煙施載虛玉鬯載受金枝天歌折饗雲舞罄儀
神惟降止泛景凝羲帝華永藹泯藻方摛

皇帝入廟北門奏永至樂歌辭 戲繇惟則姬經式
序九司聯事八方承宇鑿迥靜陳縵樂具舉凝旒若
慕傾璜載佇振振璇衛穆穆禮容載藹皇步式敷帝
蹤

太祝裸地奏登歌辭 清明既曾大孝乃熙天儀睟
愴皇心儼思既芬房豆載絜牲牲鬱裸升禮銷玉登
聲茂對幽嚴式奉徽靈以享以祀惟感惟誠

皇祖廣靈丞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國昭惟茂
帝穆惟崇登祥緯遠締世景融紛綸睿緒菴蔚王風
明進厥始濬哲文終

皇祖太中大夫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璇條夤
蔚瓊源浚照懋矣皇烈載挺明劭永言敬思式恭惟
教休途良乂榮光有耀

皇祖淮陰令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嚴宗正典
崇饗肇禋九章既飾三清既陳昭恭皇祖承假徽神
貞祐伊協卿藹是鄰

皇曾祖即丘令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肅惟敬
祀絜事參薌環袷象綴緬密絲簧明明烈祖尚錫龍
光粵雅于姬伊頌在商

皇祖太常卿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神宮懋鄴
明寢昌基德凝羽綴道曾容辭假我帝緒懿我皇維
昭大之載國齊之祺

皇考宣皇神室奏宣德凱容樂歌辭 道閔期運義

開藏用皇矣睿祖至哉攸縱循規列照襲矩重芬德
溢義軒道懋炎雲

昭皇后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月靈誕慶雲瑞開祥
道茂淵柔德表徽章粹訓宸中儀形宙外容蹈凝華
金羽傳藹

皇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祚樂歌辭 構宸抗宇合
軫齊文萬靈載溢百禮以殷朱絃繞風翠羽停雲桂
樽既滌瑶俎既薰升薦惟誠昭禮惟芬降祉遙裔集
慶氤氳

送神奏肆夏樂歌辭 禮既升樂以愉昭序溢幽饗
餘人祇曾敬教敷神光動靈駕翔芬九垓鏡八鄉福
無屆祚無疆

皇帝詣便殿奏休成樂歌辭 睿孝式曾饗敬爰徧

諦容輟序佾文靜縣辰儀聳蹕宵衛浮鑿旒帝雲舒
 翠華景搏恭惟尚烈休明再纏國猷遠藹昌圖聿宣
 太廟登歌辭二章 惟王建國設廟凝靈月薦流典
 時祀暉經瞻宸僎思雨露追情簡日筮晷闕奠升文
 金壘滄桂冲幄舒薰備僚肅列駐景開雲 至饗攸
 極睿孝悌禮具物咸絜聲香合體氣昭扶幽眇慕纏
 遠迎絲驚促送佾留晚聖衷踐候節改增愴妙感崇
 深英徽彌亮

太祖高皇帝神室奏高德宣烈樂歌辭 悠悠草昧
 穆穆經綸乃文乃武乃聖乃神動龕危亂靜比斯民
 誕膺休命奄有八彙握機肇運光啟禹服義滿天淵
 禮昭地軸澤靡不懷威無不肅戎夷竭歡象來致福
 偃風裁化晒日敷祥信星含曜秬草流芳七廟觀德

六樂宣章惟先惟敬是饗是將

穆皇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辭 大姒嬪周塗山
 儷禹我后嗣徽重規疊矩肅肅闕宮翔翔雲舞有饗
 德馨無絕終古

高宗明皇帝神室奏明德凱容之樂歌辭 多難固
 業殷憂啟聖帝宗纘武惟時執競起柳獻祥百堵興
 詠義雖祀夏功符受命遠無不懷邇無不肅具儀濟
 濟其容穆穆赫矣君臨昭哉嗣服允王維后膺此多
 福禮以昭事樂以感靈八簋陳室六舞充庭觀德在
 廟象德在形四海來祭萬國咸寧

蕙田案以上齊

隋書禮儀志梁武帝制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并臘一歲
 凡五謂之時祭

天監三年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來郊廟祭祀帝
已入齊百姓尚哭以為乖禮佟之等奏案禮國門在臯
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籬門
為太遠宜以六門為斷詔曰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
烝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須來既許其大而不許
其細也到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

四年何佟之議案禮未祭之日大宗伯省牲鑊祭日之
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
故有夕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丹陽尹牽牲
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大常省牲視鑊祭日
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
儀注詣厨烹牲謂宜依舊帝可其奏佟之又曰鄭元云
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

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瓚裸地違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
復躬行裸禮太尉既攝位實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
太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裸獻乃
後迎牲帝曰裸尸本使神有所附今既無尸裸將安設
佟之曰如馬鄭之意裸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
求神之義恐不可闕帝曰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
則宜立寄求之所裸義乃定佟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
重於裸今既存尸卒食之獻則裸嘗之求實不可闕又
送神更裸經記無文宜依禮革奏未報而佟之卒後明
山賓復申其理帝曰佟之既不復存宜從其議也自是
始使太尉代太祝行裸而又牽牲太常任昉又以未明
九刻呈牲又加太尉裸酒三刻施饌間中五刻行儀不
辨近者臨祭從事實以二更至未明三刻方辨明山賓

議謂九刻已疑太早况更非復祭旦帝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司以為三牲或離棧依制埋廝猪羊死則不埋請議其制司馬槧等議以為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三牲在滌死悉宜埋帝從之

五年明山賓議罇彝之制祭圖唯有三罇一曰象罇周罇也二曰山壘夏罇也三曰著罇殷罇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罇之酒以為珪瓚之實竊尋裸重於獻不容共罇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六彝春祠夏禘裸用雞彝鳥彝王以珪瓚初裸后以璋瓚亞裸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裸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牛彝庶禮物備也帝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為疑山賓曰臣愚管不奉

明詔則終年乖舛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帝從之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六年夏四月甲子初去宗廟牲冬十月去宗廟薦修始用蔬果

隋書禮儀志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禘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眾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修之類即之幽明義為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異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即禮為乖請加

熬油尊羹一釗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
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
樂志梁宗廟皇帝初獻奏登歌七曲四言 功高禮洽
道尊樂備三獻具舉百司在位誠敬罔讐幽明同致
茫茫億兆無思不遂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殷兆玉
篚周始邠王於赫文祖基我大梁肇土七十奄有四
方帝軒百祀人思未忘永言聖烈祚我無疆 有夏
多罪殷人塗炭四海倒懸十室思亂自天命我殲凶
殄難既躍乃飛言登天漢爰饗爰祀福祿攸贊 犧
象既飾壘俎斯具我鬱載馨黃流乃注我我卿士駿
奔是務佩上鳴堦纓還拂樹悠悠億兆天臨日煦
猗與至德光被黔首鑄鎔蒼昊甄陶區有肅恭三獻
對揚萬壽比屋可封含生無咎匪徒七白天長地久

有命自天於皇后帝悠悠四海莫不來祭繁祉具
膺八神聳衛福至有兆慶來無際播此餘休于彼荒
裔 祀典昭潔我禮莫違八簋充室六龍解駢神宮
肅肅靈寢微微嘉薦既饗景福攸歸至德光被洪祚
載輝

蕙田案以上梁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十二月庚辰皇帝謁太廟
通典陳制一歲五祀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太牢
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

隋書樂志陳宗廟皇祖步兵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於赫皇祖宮牆高嶷邁彼厥初成茲峻極縵樂簡簡
闕寢翼翼裸饗若存惟靈靡測
皇祖正員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昭哉上德浚彼

四
洪源道光前訓慶流後昆神猷緬一作緜邈清廟斯存以
享以祀惟祖惟尊

皇祖懷安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選辰崇饗飾禮

嚴敬靡愛牲牢兼馨粢盛明明列祖龍光遠映肇我

王風形斯舞詠

皇高祖安成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道遙積慶德

遠昌基永言祖武致享從思九章停列八舞廻墀靈

其降止百福來綏

皇曾祖太常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肇迹帝基義

標鴻篆恭惟載德瓊源方闡享薦三清筵陳四璉增

我堂構式敷帝典

皇祖景皇帝神室奏景德凱容舞辭 皇祖執德長

發其祥顯仁藏用懷道韜光寧斯閔寢合此蕭薌永

昭貽厥還符翦商

皇考高祖武皇帝神室奏武德舞辭 烝哉聖祖撫

運升離道周經緯功格元祗方軒邁扈比舜陵媯緝

熙是詠欽明在斯雲雷邁屯圖南共舉大定揚越震

威衡楚四奧宅心九疇還叙景星出翼非雲入呂德

暢容辭慶昭羽綴於穆清廟載揚徽烈嘉玉既陳豐

盛斯潔是將是享鴻猷無絕

蕙田案以上陳

右宋齊梁陳廟享

北魏書禮志天興二年冬十月平文昭成獻明廟成歲
五祭用二至二分臘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祠
官侍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獻明五帝廟於宮中
歲四祭用正冬臘九月牲用馬牛各一太祖親祀宮中

又於雲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
正冬臘用馬牛各一祠官侍祀

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詔有司依禮具儀於是
羣臣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迨降
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
中思親祀事稽合古王禮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并採
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壘洗簋簠俎豆之器
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
親拜之儀制可於是上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
太宗本紀泰常四年夏四月庚辰有事於東廟遠藩助
祭者數百國

禮志泰常四年八月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
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

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車騎
聲從北門入殷殷輶輶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慄斯
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知聖德之深遠

高祖本紀太和十六年正月丙子始以孟月祭廟二月
辛卯罷寒食饗

胡氏寅曰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既不出於先王其節
或跨乎仲季非天子之所宜行也苟以為祖宗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亦
擇禮之中否而行之歟寒食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推之焚死為之不以食然
則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雖祖考行之而未暇革今
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之有
魏孝文斷然行之不膠者卓矣

禮志太和十六年正月戊午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
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
之士薦以仲月况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
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植初於太廟
但廟典初改衆務殷奏無違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

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勅太常令
 尅日以聞十月己亥詔曰夫先王制禮所以經綸萬代
 貽法後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節白登廟
 者有為而興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層之宇巴陵無方
 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虔祀禮或有褻慢之失嘉
 樂頗涉野合之譏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元冬之始奉
 烝太廟若復致齋白登便為一月再駕事成褻瀆回詳
 二理謂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幃次之華未
 如清廟之盛將欲廢彼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
 勅有司但令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
 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蕙田案以上北魏

隋書禮儀志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并

臘凡五祭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亞獻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二年正月乙酉有事于太廟

武成帝本紀河清元年正月壬午享太廟

隋書禮儀志河清元年定令四時祭廟禘祭及元日廟

庭設庭燎二所

音樂志北齊享廟樂辭

先祀一日夕牲羣臣入奏肆夏辭 霜淒雨暢烝哉

帝心有敬其祀肅事惟歆昭昭車服濟濟衣簪鞠躬

貢酌磬折奉琛羞以五列和以八音式祗王度如玉

如金

迎神奏高明登歌樂辭 日卜惟吉辰擇其良奕奕

清廟黼黻周張大呂為角應鐘為羽路鼓陰竹德歌

昭舞祀事孔明百神允穆神心乃顧保茲介福

牲出入奏昭夏樂辭 大祀云事獻奠有儀既歌既
展贊顧迎犧執從伊竦芻飾惟慄俟用於庭將升於
室且握且駢以致其誠惠我貽頌降祉千齡

薦毛血奏昭夏辭

三公出奏肆夏進熟
羣臣入奏肆夏辭同

緬彼遐慨悠然永

思留連七享纏綿四時神升魄沈靡聞靡見陰陽載
俟臭聲兼薦祖考其鑒言卒王休降神敷錫百福是
由

進熟皇帝入北門奏皇夏樂辭 齊居嚴殿夙駕層

闈車輅垂彩旒袞騰輝聳誠載仰翹心有慕洞洞自

形斤斤表步闕宮有邃神道依倚孝心緬邈爰屬爰

依

太祝裸地奏登歌樂辭

皇帝詣東陛奏皇夏
升殿又奏皇夏辭同

太室窅窅神

居宿設鬱鬯惟芬珪璋惟絜彝尊應時龍蒲代用藉

茅無咎福祿攸降端感會事儼思修禮齊齊勿勿我

我濟濟

皇帝升殿殿上作登歌樂辭 我祠我祖永惟厥先

炎農肇聖靈祉蟬聯霸圖終造帝業方宣道昌基構

撫運承天奄家六合爰光八埏尊神致禮孝思惟纏

寒來暑反惕薦在年匪敬伊慕備物不愆設簋設業

鞀鼓填填辟公在位有容伊虔登歌啟侑下管應懸

厥容無爽幽明肅然誠币厚地和達穹玄既調風雨

載協山川周庭有列湯孫永延教聲惟被邁後光前

皇帝初獻皇祖司空公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克明克俊祖武惟昌業弘營土聲被海方有流厥德

終耀其光明神幽贊景祚攸長
皇帝初獻皇祖吏部尚書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顯允盛德隆我前構瑶源彌瀉瓊根愈秀誕惟有
族丕緒克茂大業崇新洪基增舊

皇帝初獻皇祖泰州使君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祖德丕顯明喆知機豹變東國鵲起西歸禮申官

次命改朝衣敬思孝享多福無違
皇帝獻太祖太尉武貞公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兆靈有業潛德無聲韜光戢耀貫幽洞冥道弘舒
卷施博藏行緬追歲事夜遽不寧

皇帝獻皇祖文穆皇帝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皇皇祖德穆穆其風語嘿自已明獻在躬荷天之錫

聖表克隆高山作矣寶祚其崇離光旦旦載煥載融
感薦惟永神保無窮

皇帝獻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樂昭烈舞辭

天造草昧時難糾紛孰拯斯溺靡救其焚大人利見
緯武經文顧指惟極吐吸風雲開天闢地峻岳夷海
冥工掩迹上德不宰神心有應龍化無待義征九服
仁兵告凱上平下成靡或不寧匪王伊帝偶極崇靈
享親則孝潔祀惟誠禮備樂序肅贊神明
皇帝獻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樂宣政舞辭 聖武
丕基獻文顯統眇哉神啟鬱矣天縱道則人弘德云
邁種昭冥咸序崇深畢綜自中徂外經朝庇野政反
淪風威還缺雅旁作穆穆格于上下維享維宗來鑒
來假

皇帝獻顯祖文宣皇帝奏文王樂光大舞辭 元歷
已謝蒼靈告期圖璽有屬揖讓惟時龍升獸變弘我
帝基對揚穹昊實啟雍熙欽若皇猷永懷王度欣賞

斯穆威刑允措軌物俱宣憲章咸布俗無邪指下歸
正路茫茫九域振以乾綱混通華裔配括天壤作禮
視德列樂傳響薦祀惟虔衣冠戴仰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樂辭 孝心翼翼率禮
兢兢時洗時薦或降或升在堂在戶載湛載凝多品
斯奠備物攸膺蘭芬敬挹玉俎恭承受祭之祐如彼
岡陵

送神奏高明樂辭 仰棖栢慕衣冠禮云罄祀將闌
神之駕紛奕奕乘白雲無不適窮昭域極幽塗歸帝
祉眷皇都

皇帝詣便殿奏皇夏樂辭 羣臣出奏 肆夏辭同 禮行斯畢樂奏

以終受嘏先退載暢其衷鑿軒循轍麾旌復路光景
徘徊絃歌顧慕靈之相矣有錫無疆國圖日鏡家歷

天長

蕙田案以上北齊

北周書孝閔帝本紀元年正月乙巳祠太廟

武帝本紀保定元年春正月戊辰詔曰履端開物實資
元后代終成務諒惟宰棟故周文公以上聖之智翼彼
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茲厥後代失其緒俾巍巍
之化歷千祀而莫傳郁郁之風終百王而永墜我太祖
文皇帝稟純和之氣挺天縱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
故能捨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獻典誕述百官厥用允
集所謂乾坤改而重構豈帝王洪範而已哉入嗣大寶
思揚休烈今可班斯禮於太祖廟庭已巳祠太廟班太
祖所述六官焉

天和三年五月庚戌祠太廟十月癸亥祠太廟

宣帝本紀宣政元年六月丁酉即皇帝位七月乙巳祠太廟

隋書禮儀志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遵其實菱芡芹菹兔醢豕宰終獻訖皇后親撤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撤焉

北周書宣帝本紀大象二年正月癸巳祀太廟三月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共拜宗廟四月巳巳祀太廟隋書音樂志周宗廟歌辭

皇帝入廟門奏皇夏 肅肅清廟巖巖寢門敬器防滿金人戒言應棟懸鼓崇牙樹羽階變升歌庭紛象舞閑安象設緝熙清奠春鮪初登新萍先薦儉然入

室儼乎其一作在位悽愴履之非寒之謂

降神奏昭夏 永惟祖武潛慶靈長龍圖革命鳳歷歸昌功移上塲德耀中陽清廟肅肅猛虞煌煌曲高大夏聲和盛唐牲牲蕩滌蕭合馨香和鑿戾止振鷺來翔永敷萬國是則四方

俎入皇帝升階奏皇夏 年祥辯日上協龜言奉酌承列來庭駿奔彫禾飾竿翠羽承樽敬殫如此恭惟執燔

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 慶緒千重秀鴻源萬里長無時猶戢翼有道故韜光盛德必有後仁義終克昌明星初肇慶大電久呈祥

皇帝獻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 克昌光上烈基聖穆西藩崇仁高涉渭積德被居原帝圖張往迹王業

四三
茂前尊重分德陽廟疊慶壽陵園百靈光祖武千年
福孝孫

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 雄圖屬天造宏
略遇羣飛風雲猶聽命龍躍遂乘機百二當天險三
分拒樂推函谷風塵散河陽氛霧晞濟弱淪風起扶
危頽運歸地紐崩還正天樞落更追原詞乍超忽畢
隴或綿微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

皇帝獻文宣皇太后奏皇夏 月靈興慶沙祥發源
功參禹迹德贊堯門言容典禮禴狄徽章儀形溫德
令問昭陽日月不居歲時婉婉瑞雲纏心闕宮惟遠
皇帝獻閔皇帝奏皇夏 龍圖基代德天步屬艱難
謳歌還受瑞揖讓乃登壇升輿芒刺重入位據關寒
卷舒雲汎濫游揚日浸微出鄭終無反居桐竟不歸

祀夏今惟舊尊靈謚更追

皇帝獻明皇帝奏皇夏 若水逢降君窮桑屬惟政
丕哉馭帝籙鬱矣當天命方定五雲官先齊八風令
文昌氣似珠太史河如鏡南宮學已開東觀書還聚
文辭金石韵毫翰風飈豎清室桂馮馮齊房芝詡詡
寧思玉管笛空見靈衣舞

皇帝獻高祖武皇帝奏皇夏 南河吐雲氣北斗降
星辰百靈咸仰德千年一聖人書成紫微動律定鳳
凰馴六軍命西土甲子陳東隣戎衣此一定萬里更
無塵煙雲同五色日月並重輪流沙既西靜盤木又
東臣凱樂聞朱鴈鏡歌見白麟今為六代祀還得九
疑賓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 禮殫裸獻樂極休成

長離前挾宗祀文明縮酌浮蘭澄壘合管磬折禮容
 旋回靈貺受釐徹俎飲福移樽惟光惟烈文子文孫
 皇帝還便坐奏皇夏 庭闋四始筵終三薦顧步階
 墀徘徊餘奠六龍矯首七萃警途鼓移行漏風轉相
 鳥翼翼從事綿綿四時惟神降嘏永言保之

皇夏百蕙田案以上北周

右北魏北齊北周廟享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

皇夏百蕙田案以上北周
 皇帝還便坐奏皇夏 庭闋四始筵終三薦顧步階
 墀徘徊餘奠六龍矯首七萃警途鼓移行漏風轉相
 鳥翼翼從事綿綿四時惟神降嘏永言保之

皇夏百蕙田案以上北周

